

带我上天堂
作者：菲菲

出版日期：2000-12

哇哩咧！她的命运真的粉不顺耶！

“单恋一枝草”已经让她尝尽有点苦又不会太苦的滋味，
现在老天爷竟然还闲闲没代志的让她上演正版“我是谁”的戏码，
她她她……可不可以拒绝再玩啊？

不过，一想到当“透明人”的致命快感，
她心中的小鹿就情不自禁的活蹦乱跳起来。

好！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

既然她具备最佳女主角的条件，那她就不必当个“落跑鸡”，

人家她要拿出勇气，直接跟他“哈啦上路”，

看看他们孤男寡女之间，是否能蹦出天摇地动的“一夜情”？

所以，她鬼灵精怪的偷偷溜到他的床上想和他那个那个，
没想到他却全面失控，一时熊熊忍不住与她“在黑暗中漫舞”……

楔子

第01节 第02节 第03节

第04节 第05节 第06节

第07节 第08节

但愿我就是她、她就是我，让他可以知道我对他所有的眷恋及真心，让我可以接近他、一步步的走入他的心房……

纵使只是短暂、纵使只是一天，我都心甘情愿啊——

但愿……

“怎么了？还不死心啊？人都结婚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”黄静慧看着坐在房间里，一手拿着照片、一手拿着手帕不停擦眼泪的好友，无奈的摇摇头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呜呜呜……”詹至妤不停的哭泣着。

自从她得知梦中情人要娶别人的消息，她就每天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，直到现在……老实说，她现在的样子真的是丑死了。

两眼肿得像核桃一样，鼻头红通通的，要不是因为黄静慧与她太熟了，不然真的会被她吓到。

“你成天只知道哭，你真的很没用！”黄静慧走到她身旁，手指戳着她的额头，“叫你表白你也不肯，整天只会偷偷摸摸的偷看他……现在可好了吧？人家都要去娶别人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同情你的。”

哼！别说她没有朋友爱，她可是帮她这个没路用、想爱又不敢爱的朋友出了许多馊主意，是她自己拒绝的，怨不得她啦！

结果现在什么都没有……甚至她的梦中情人都结婚了，对方还不知道有她这么一个痴痴爱慕着他的女人。

詹至好对他可是痴心极了，只差没有每个小时打开她的皮包，对着里头的照片亲吻一番而已。

“你不要再说了啦！哇呜呜呜……！”她擤擤鼻涕，眼泪却落了下来。

是啊！其实她也知道黄静慧是为她好、为她着想，但是，她生性胆小、懦弱又害羞，要她开口向她的梦中情人表白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啊……

胆小如她，她最多只敢算准时间，躲在角落里偷看她的梦中情人而已，剩下的，她全都不敢做！

因为这种怯懦的个性，她也曾自我嫌弃过，也曾为自己做过心理建设，告诉自己，放胆去说，但……只要一看到他，她就说不出话来了。

亏她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了几千遍，全都是枉然啊……

没用、没用！

黄静慧说得没错，她就是这么没用的一个人！连一句“我喜欢你”都说不出口……她真的是全世界最胆小的人。

而她的初恋也就在还没来得及说出，就“胎死腹中”了。

“哭……还敢哭！你给我闭嘴，哭得我心都烦了。”

“可是我……”詹至好抬起梨花带雨的脸庞，看着黄静慧。

“可是什么？你再怎么哭也没有用！我告诉你，你还是死了心算了，去寻找新的恋情啦！不过，要找之前，你一定得先将你那种个性改一改。”

“我不要。”詹至好猛摇头，她不要去喜欢别人。

她知道自己一生只会喜欢他一个而已！

就算他已经结婚了，也没有关系……她只要偷偷地看着他就好了。

其实她知道的，以她这种寻常人家的小老百姓，是无法与那种有钱人家有任何交集的。

他在上流社会，有身份、有地位，合该就是要选一位与他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的，而她——穷其一生也只不过尔尔而已。

想到这里，她眼中的泪水又滴落下来。

“你不要？”黄静慧眯起了眼，狠狠的瞪着詹至好，“那你想一辈子当老处女啊？”她的食指仍是不停的戳着她的额头，“这么死心眼做什么？没有人会同情你、可怜你的，你现在还想怎么样啊？人家都结婚了！你还要继续的暗恋下去吗？还是去当第三者！破坏人家夫妻间的感情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要做那种事……”她嗫嚅的说道。

以她的个性，就算她想“尝试”当个坏女人，她也不敢。

原因无他，只因为她太胆小了。

“不要？不要就放弃啊！你还要蹉跎多少光阴啊？你不知道女人的美丽是很短暂的吗？你不趁现在还有几分姿色把自己给推销出去，你以为你老了还会有人要吗？嗟！别告诉我你等着让人送你一块贞节牌坊。”

黄静慧的话句句毒辣！就像毒蝎子一样扎人，但是……她说的却是事实。

凭良心说，詹至好长得算是不错了！

虽然没有亮丽的外表、令人一看就难以忘怀的容颜，但她恬静、温柔，秀气的五官中有着她专属的美丽。

“静慧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好吗？我已经很难过了……”她哀求。

“再怎么难过也是你家的事，不过，我告诉你哟……”此时，黄静慧的神情认真了起来。

看到詹至好哭得这么伤心，她真的有些担心，害怕她没调适好，做出傻事啊……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要记得你还有很多关心你的朋友、爱你的父母和疼惜你的兄长，千万别寻短，”她警告的说道：“你要是做了傻事的话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”黄静慧说道。

“我知道。”詹至好知道黄静慧很关心她！总是刀子口、豆腐心，虽然说出来的话句句伤人，但她都是为了她好。

她是真正关心她的朋友，而她与黄静慧的认识真的就是缘分吧！

黄静慧有着冶艳的外表，称得上是一等一的美女，修长的身形、活泼开朗的个性，在模特儿的圈子里虽然未曾大红大紫过，但她安于这种生活。

她并不是不懂“烦恼”这两个字怎么写，而是她总是将玩乐摆第一，不去想那些伤神的事。

那时，黄静慧因为私人因素与一群女人吵架，对方人多势众，就这样扑向黄静慧，而胆小

的詹至好正好从一旁经过，虽然害怕，但她还是鼓起勇气拿着刚买的整袋卫生纸，拚了命的打着那几个女人。

最后，她反而被人揍了，还是黄静慧打跑了那些女人。

从此，她俩成了莫逆之交，一起在外头租房子。

没想到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人，却可以成为知心好友，若这样不算缘分的话，那又算什么呢？

“知道就好，你可得好好的记住！那时你的家人不让你搬出来，是我当你的保证人，告诉伯父、伯母以及你哥哥，说我会好好的照顾你，你可别出了什么纰漏，否则我的日子肯定会很难过。”黄静慧郑重的说。

詹至好生性害羞，使得詹家每个人都有保护这个小妹的使命感，万一詹至好出了什么事，他们全家一起登门找上她，她一定会罩不住的。

尤其是詹家那孔武有力、具有跆拳道N段的大哥詹埔松，她有时甚至会想，他干脆改名叫武松好了，还可以打虎。

“我会记得的……”詹至好点点头。

“记得就好，可别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，左耳进右耳出的。”她叮咛着。“那我先走了，等会儿还有一场秀要走，不能延误时间的。”

“你快去吧！”

“但是……”原本黄静慧已经要跨出她的房门了，又像想到什么似的顿了顿回来，“那你呢？”放她一个人在家不太好吧？说到底，黄静慧还是怕詹至好出事。

“我等一下想去买个东西什么的……”詹至好又抽了张面纸，在擦完泪水后丢入垃圾桶里。

“买东西？”黄静慧狐疑的问。

“是啊！”她点点头，要自己坚强一些，“他都结婚两个月了，我也不能再这样颓丧下去。”她强打起精神说道。

“也对，你能这么想就好了。”黄静慧这才放心。

“你不用担心我了，去忙你的吧，别迟到了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邱思宇坐在办公椅上，头靠着椅背，闭上如鹰隼般精锐的双眼，脑中所想的全都是两个月前的那场婚礼。

那是他父亲安排的，而他也不讨厌庄文倩，甚至有些被她美艳的外表给迷惑了，无法否认的，她真的是个美丽的女人。

当他掀开她的头纱时，简直被她的美给震慑住了，她仿佛比他俩初次见面时更美了，彻底的蛊惑了他的心。

他倾尽全心的去爱她、珍视她，如同他的誓言一般。

但结婚之后，他们两人相处时却总是相敬如宾，而庄文倩也有意无意的避着他，有时甚至会让他产生“其实她并不爱他”的错觉。

不过，那也无所谓！只要她善尽为人妻的责任、乖乖的待在他身旁就行了！

而他——虽然在乎她的心可能不在他身上，但是，他爱她，他会尽到做丈夫的责任，哪怕这些全都是假象。

看了下时钟，已经下午三点半了，无心工作的他收拾了桌上的文件，拿起车钥匙，准备提早下班。

脑中全都是庄文倩的影像，邱思宇开着宾士车在路上奔驰，没多久就到了他所住的花园别墅外。

他按下遥控器，雕花的大门迅速敞开了，他放慢了速度，将车子平稳的驶入里头。

下了车，他迈开修长的步伐走进屋内。

“文倩……”邱思宇将公事包丢在沙发上，嘴角勾着一抹笑容，轻轻的步上二楼，平常这个时候她应该在睡午觉才是，他在心里想着。

他站在房门外，突地，他竟听到一声声不应该是庄文倩独自一人会发出的声音。

那一声声急促的呻吟，是他在与庄文倩亲热时从未听过的。

此刻，她的声音又喘又急促，让邱思宇额上的青筋浮了起来。

该死的！他咒骂了声。

任凭他怎么猜想，都绝对猜不到庄文倩竟然会红杏出墙！

邱思宇握住门把，稍微转动了下，发现门把并没有上锁，他怀着上心下心不安的心情，转动门把——

果然是那幕令他难以入目的画面！

虽然他已做好心理准备，但亲眼见到还是深深的撼动了她。

显然的，庄文倩也眼尖的发现了邱思宇，她急忙下床，穿上衣服。“我……”她支支吾吾的。

“文倩，你这么怕他做什么？又不是你欠他的！”男人懒懒的下了床，穿上自己的衣物。

“但是……”庄文倩的眼神怯怯的。

“这里你自己解决，我先走了！”男人说完就要走。

“柏清，你——”庄文倩想拉住徐柏清，但却被他挥开了。“你不可以放我一个人啊……”

“平常你大小姐的态度到哪儿去了？拿出你大小姐的架子啊！”徐柏清无赖的笑着，从庄文倩身旁走过。

在看清徐柏清的脸后，邱思宇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“文倩，我要你给我一个解释！”

庄文倩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摆出她平常不可一世的模样。徐柏清说得对，她有必要这么怕邱思宇吗？

“这一切就如同你看到的。”庄文倩毫不隐讳的说：“但是，这只能怪你，你也知道我根本就不想嫁给你！你知道当你在碰我的时候，给我的感觉有多恶心吗？要不是我父亲的逼迫，我也不会嫁给你！”她吼道。

她无情的话语如同利刃般，将他的心一片片的刨开了。

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如此用心呵护的妻子，竟然会对他这么残忍？

“你真的这么恨我吗？”邱思宇难过的问。

“没错，”庄文倩的眼中透露出恨意，“我是恨你！”

“那我们离婚吧！”他心灰意冷的说。

“我不要！”她冷笑道：“我就是要顶着邱氏集团总裁夫人的头衔到外头去玩，我不会离婚的。”

“既然恨我，离婚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解脱，不是吗？”邱思宇自嘲的笑着，转头看向站在一旁看好戏的“姘头”，“这就是你要赢过我的方法吗？”

徐柏清看到这种情形，忍不住阴冷的笑了。

“没错！当年我输给你，如今我在你老婆身上讨回来了，坦白说，她的滋味还真不错，尤其是她张开双腿在我身下呻吟的那种淫荡的表情！真的是个贱胚子！她还告诉我，你是多么的乏味，根本就不能满足她！”徐柏清竭尽所能的羞辱他。

“这些就是你要的吗？”邱思宇静静的看向妻子。

“我……柏清，你怎么会这么说我？你不是告诉我我爱我的吗？”庄文倩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的问。

“呵！那是我玩你的。”徐柏清冷笑着，“几年前我在邱氏待过，因为挪用公款被这家伙发现，并把我开除，我一直在找机会报复，而你刚好就是那颗棋子。你这个深闺寂寞的女人，说几句话哄你，你就掏心掏肺的，还拿了一大笔钱给我，说实在的，有钱拿又有得玩，谁不要呢？”

“你……你利用我？”庄文倩难以相信的说。

“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，你不也尝到了甜头？”徐柏清大咧咧的说。

“你该死！”她伸出手想狠狠的甩徐柏清一巴掌，但手却在半空中被他给握住。

“呵呵……怎么样？感觉不错吧！呵……”说完，徐柏清转身离开了邱宅。

庄文倩全身虚软的瘫坐在地上，对邱思宇吼道：“你骂我啊……你为什么不骂我？我从你的户头里领了五千万给他，又让你戴绿帽子，你为什么不怨我啊……”

邱思宇看也不看她一眼，严肃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表情。

“错不全在你，我也有不对，”他长叹了一口气，“我以为你纵使不爱我，但也不可能会背叛我……是我太自以为是了。”他没有顾及到她的意愿！没有问过她是否愿意嫁给他。

“思宇……”

庄文倩原先盛气凌人的气焰全没了，她知道自己错了。

“这栋房子留给你，我去另外的地方住，若你想破坏我的声誉的话，就趁现在吧！”邱思

宇将创痛埋藏在心里。

他早就察觉一切全都是假象了，但她却用最残忍的方式来告诉他。

“你恨我吗？”她颤声的问，精致的脸庞上布满了泪痕。

“我恨我自己。”恨他第一眼就爱上了她，没想到最后她竟然背叛了他！这是他怎么都想不到的。

“我们……那你为何还将这栋房子留给我？”她小心的问。

“我欠你的。”他冷淡的说道。

“是我欠你的多啊……是我应该陪你啊！我们……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不会再这么傻、这么笨了，思宇……”她恳求道。

“我这个人有洁癖，不能忍受白纸上有任何一点污点。”是的，在她以最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之后，他根本无法原谅她。

他不是圣人，能做的也仅止于此而已，说他不恨她是骗人的！他只能用避不见面来告诉自己，他未曾有过这个妻子。

邱思宇的话狠狠的击溃了庄文倩。

她有错在先，是她执意要让他好看，让他挂不住面子的，让他知道她有多怨他，但是，她现在后悔了啊……

她竟然沦为被利用的工具，她后悔了啊……

邱思宇转过身，迈开修长的腿，走出了房间。

见邱思宇头也没回的走了，她也崩溃了！

庄文倩眼神涣散的望着这个房间，突然拿起车钥匙冲了出去……
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圣诞节。

台北市的夜晚总是灿烂的，那挂满了各色灯泡的老榕树，在今晚显得特别的抢眼。

一对对情侣走在人行道上，那种甜蜜的模样看起来幸福极了，也许圣诞节与情人节，都是不适合单身及独自一个人出门的。

詹至好看眼前的景象，心里酸酸的，又是一个黑色的圣诞节。去年，她只觉得圣诞节是白色的，今年因为暗恋的人娶了别人，让那层无瑕的白，染上了夜晚的黑。

她想哭，真的好想哭。

她的眼眶湿湿的，喉头有些苦涩。

有人说：爱他，就是希望他过得好，但是，她做不到啊！她无法这么心胸宽大的祝福他啊！

她也想，真的想。

但是……胸口的痛却是那么的剧烈、那么的真，几乎让她所有的感觉神经绷裂，甚至于连呼吸都会感觉到疼痛。

她知道她答应过黄静慧，她不要再去想了啊……但是，她做不到！

若是感情能说收就收、说放就放，那世上又岂会有这么多人为情所苦？

情伤……情字伤人啊！

独自沉浸在悲伤情绪中的詹至好，就这么走着走着，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走到了一处不起眼的小巷子前。

巷子里冷冷清清的，丝毫没有感染到圣诞节欢乐的气氛。

冷冷清清、孤伶伶的，就如同她一般，让她走到这个地方，也是天意吧！

“小姐，要不要买个月老的姻缘袋，很可爱的，而且很灵喔！”

听到这个声音，詹至好的视线移到那个不起眼的小摊子上，摊子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摆着一只月下老人的陶磁娃娃，与一条红绳。

很灵？詹至好苦笑着。

现在的她还会相信这种事吗？那真的是太可笑了！

她注视那个正对她吆喝的老妇人，“你怎么只卖这点东西而已？”她开口。

也难怪她会觉得奇怪了，这么一个摊子才卖这么点东西，不是很奇怪吗？

“我一年才卖一个姻缘袋而已。”老妇人笑道，很和善的为詹至好解答疑惑，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遇到我的，我一年只等一个有缘人。”

“有缘人？”是指她吗？

现在店家兜售东西的手法也未免太创新了吧！一年只卖一个，那不起眼的东西看起来并不名贵啊！卖一个姻缘袋，如何能撑过一整年呢？

儿老妇人这么诚恳，她就姑且相信了。

詹至好走到小摊子前，从老妇人的手中接过了她所谓的姻缘袋。

“这个有什么用处？”詹至好不解的问道。

“这个……姻缘袋、姻缘袋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戴了之后会招来月下老人的眷顾。”老妇人笑眯眯的指着摊子上的月下老人陶瓷娃娃说道。

“月下老人的眷顾？”她看向老妇人所指的月下老人。拜托！她又不是三岁小孩子，她以为她还会信那个吗？

也罢，反正也无所谓了，都决定要买下它了，她又何必想那么多呢？

“是啊……每年我都会成就一段好姻缘。”

突地，詹至好仿佛见到月下老人的眼中泛出了银光，她下意识的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

“真的吗？”真的有可能成就她的姻缘吗？

如果老妇人说的是真的，那成就的姻缘是指她与邱思宇吗？要是真的是如此，那另外一颗心又该怎么办？

她虽然爱他，但她不希望因为她的爱而伤害了任何人。

“是的。”老妇人慈蔼的回答。

“好，我买这只姻缘袋，但你别再说那些话来哄我了。”詹至好淡笑着。

“听你这么一说，就知道你不相信我所说的了。”老妇人无奈地摇摇头，“无所谓，反正你最后一定会相信的。”

老妇人仔细的看着詹至好，“你知道你的红鸾星动了么？”

“老婆婆，你不要再开玩笑……”她这么说只会让她更伤心。

“孩子，听我的准没错。”在将姻缘袋卖出之后，老妇人开始收拾她的小摊子，今年她的任务也完成了。

“老婆婆，等一等！我还没付钱呢……”看到老妇人准备离开，詹至好连忙掏出钱包要付钱，她不想占一个老妇人的便宜，若是老妇人说的是真的，那她就觉得自己更可恶了。

“一元。”

“啊？”詹至好愣了愣，她一年只卖一个，竟然卖她一元？

她真的很惊讶，这个绣得十分精致的姻缘袋竟然只卖一元？！

“怎么了？你不是要付钱给我吗？我都说了一元了，你怎么还不给？”老妇人脸色微愠，伸出了手，跟她讨在地上随便都可以捡到的一块钱。

“我……真的只要一元吗？”詹至好有些慌张，“老婆婆，这个姻缘袋这么漂亮，不如我给你一百元吧！”虽然一百元也不多，但是，这样她心里才会觉得踏实一些。

“我说一元就一元，你 嗦个什么劲！”老妇人不悦的说道。

“哦……”詹至好将百元钞票塞回皮包里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元。

“嗯。”老妇人满意的收下那一块钱，“你出钱买下姻缘的一元，我收到了。”

“呃……”为什么她要说得这么郑重呢？

老妇人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，又转回头看着她，“对了，我还没有告诉你，这个姻缘袋怎么用吧？”

“呃……对。”詹至好傻傻的点头。这个不是放着就行了吗？而且，她从来不信这些的，所以她压根不相信它还会有“用途”。

“那我就告诉你怎么用。”老妇人仔细的交代着，“那姻缘袋上有着一条红线，你看到了没有？”

詹至好仔细的检查姻缘袋，果然在底部发现一条小小的红线。“有。”

“你只要拿着这个姻缘袋，想着你喜欢的人，说出你的愿望后再拉下红线，这样就行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一个小小的姻缘袋可以换来她一生的幸福？这怎么可能？詹至好还是不相信。

“是啊！别忘了要让它听到你的愿望，不然是没用的。”

“好，我会照做的。”为了让老妇人安心，詹至好承诺道。

她的保证让老妇人放心了，于是老妇人拿着东西就这么走了。

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詹至好追着老妇人，却看见眼前的景物变了。

哪有什么小巷子啊？四周明明就是百货公司兼店家啊……

詹至好整个人愣住了，脑袋有片刻的昏眩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她喃喃自语着，几乎以为刚才的那一幕是做梦，还是她昏了头了？

全是，要是真的是幻觉的话，那她手中怎么会有姻缘袋？

刹那间，她感到有些恐惧，想丢掉那个姻缘袋，但姻缘袋就像是与她的手紧黏着一般，任她怎么扯都扯不开。

难道老妇人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这个姻缘袋真的有可能让她实现愿望吗？

她轻嗅着姻缘袋上淡淡的夜来香气味，那种香气一窜入她的鼻翼里，她的脑中便有些昏昏沉沉的。

“管他的，用了之后就知道了呀！”詹至好站在斑马线前，趁着等红绿灯的空档，就照老妇人的话做了。

“我喜欢邱思宇，虽然他已经有妻子了，但我还是喜欢他。”她小声的说道：“我的愿望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，我希望我就是他的妻子。但愿我就是他的妻子、他的妻子就是我，让他可以知道我对他的眷恋及真心，让我可以接近他、一步步的走入他的心房……纵使很短暂、纵使只有一天，我都心甘情愿啊！但愿……”她念完这段话后，她找到了红线，并拉下它。

一道浓郁的香气袭向她，她脑中昏昏沉沉的，两腿虚浮。

“小姐，绿灯了喔！”站在她身后的高中生向她说道。

“哦……好、好……”她忙不迭的点头，越过了马路！坐上正巧停在一旁的计程车。

“小姐，到哪里？”司机问。

“麻烦到南京东路。”

“好。”

詹至好坐在计程车里，感觉头越来越晕。

“小姐，你看起来很不舒服，你没事吧？”好心的司机关心的问道。

“没事……”詹至好摇了摇头。

“那就好。”司机这才放下心，专心的开车。

突然，对面车道一辆失控的红色轿车朝他们迎面冲撞而来。

司机来不及闪躲，砰的一声，詹至好只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头部隐约泛起疼痛。“啊……”她在痛呼一声之后，便沉沉的闭上了眼。

没多久，警察与救护车全来了，医护人员连忙将受伤的人送往医院。

被送上救护车的有司机、詹至好以及红色轿车的驾驶庄文倩。

拖车大队的人在将两辆相撞的轿车拖走之后，原本阻塞的马路再度恢复畅通，就像是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般。

只有詹至好自己知道，一切全都不同了。

不同？是的！在她打开姻缘袋、两辆车子相撞之时就不同了！

“邱先生，电话。”钟点女佣说道。

年约五十岁，在邱家帮佣的欧巴桑，实在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明明有妻子，竟然与妻子分居，也不办理离婚，就这样过了半个月……唉！她只是领人家薪水的，也不好说些什么。

“福嫂，谢谢你。”邱思宇拿起了无线电话，走到窗户旁，看着窗外的景色。

今天是圣诞节，而他竟然一个人过，真是讽刺极了啊！

呵！他不会可笑的以为这通电话是庄文倩打来的，因为庄文倩不打电话给他，而且就算她打了，他也不会接。

“喂……”邱思宇淡淡的应了声，手中拿着一杯威士忌。

“请问是邱思宇先生吗？”电话的那一端问。

“我是，请问有事吗？”

“你知道一位庄文倩小姐吗？我们是依着她的身份证找到你的。”

“身份证？她怎么了么？”纵使他对她的感情不再是那么的深，但是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她若有什么事的话，他是不会袖手旁观的。

“她发生车祸，现在正在医院里急救，她开车冲撞……”

“哪一家医院？”邱思宇焦急的问。

“XX医院的急诊处，另外一名伤者是詹小姐，两位的伤势都很严重。”

“我马上就到。”他立刻放下酒杯，拿起车钥匙出门。

詹家一家人全都集合在医院里，连同刚刚走完秀的黄静慧也出现在急诊室外。

她满心自责的守在病房外头，心想要是那时她没走那场秀，在家里陪詹至好，也许她就不会出事了。

手术一直在进行中，最先被推出急诊室的是司机，他只有受到轻微的擦伤，确定没有大碍后，跟着警察去做笔录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黄静慧自责的向詹至好的家人道歉。

“这不是你的错。”詹至好的大哥詹埔松冷着脸说道。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别哭了，我们现在得一起为至好祈祷才是啊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这时，一个修长的人影迅速的走向他们。

“你是？”他们抬起头，看着来人。

“在急诊室里的是我的妻子，对于这个意外，我真的感到很抱歉。”邱思宇沉重的看着他们几人，“警察已经告诉我整个经过了。”

“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！”詹埔松愤怒的站起身，紧揪着邱思宇的前襟，就这么挥出了一记重拳。

邱思宇连闪都没闪的，硬生生的挨了他一记重拳。

“嗯哼……”邱思宇闷哼了声。

“你为什么不看好你老婆，任由她像个疯子一样开车乱撞……”

“抱歉。”邱思宇唯一可以说的就是这一句，他与庄文倩分居了半个月，没料到一有她的消息却是在这样的状况下。

“埔松，快放开这位先生！”詹大维脸上刻画了岁月的痕迹，而现在因为担心女儿，整个人看起来更苍老了。

“爸……”

“放开他！”詹大维是个很理智的人，“你这样打他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？他的妻子也在急救啊！你真以为他比我们好过吗？”

“但是……”詹埔松犹豫着。

“放开他！”詹大维怒道。

詹埔松不情不愿的放开邱思宇。

而邱思宇则是望向了詹大维，“很抱歉。”

“说那些都是多余的，现在我们都得祈祷我们心爱的家人没事。”他神情凝重的说道。

“我会负担所有的医药费的。”邱思宇拿出了烫金的名片，“这是我的名片。”

“‘邱氏集团’总裁邱思宇？这不是我女儿的公司吗？”

听到詹大维的话，邱思宇也有些讶异，没想到妻子开车撞到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员工，“请问令媛贵姓？”也许他还认识她。

“她叫詹至好。”

邱思宇想了下，然后摇了摇头，确定自己不认识她，“很抱歉，我对于令媛没什么印象。”看来她的职位应该不高，不然他至少会有一点印象。

而邱思宇的话却让黄静慧冲了过来，“你……原来就是你！”难道老天爷在开玩笑吗？撞到詹至好的人竟然就是邱思宇的妻子！

“我？”邱思宇对于她的反应有些不解，“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静慧，你认识这位先生吗？”詹大维看着黄静慧问道。

“伯父，我可以和你说几句话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知道黄静慧应该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，詹大维与她一同走到一旁，“什么事？”

“他……就是至好的老板，至好很喜欢他，从他还没有结婚前就很喜欢他，一直到现在。伯父，你也知道至好是个很死心眼的人……”

詹大维讶异极了，原来詹至好不接受他们安排的相亲是因为有喜欢的人了，而没想到他们今日却巧合的与他女儿喜欢的男子见面，想到此……他不禁老泪纵横。

既然对方是女儿喜欢的人，他也不希望为难他，他只能说这一切全都是天意啊……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他走回一旁的位子坐下，“邱先生，你请坐吧！”

“好。”邱思宇坐在他身旁，看到护士从急诊室走了出来，众人的神经全都绷紧了。

“请问哪一位是庄文倩小姐的家属？”护士问道。

“我是。”邱思宇立刻站起身。

“庄文倩小姐经过急救已经没事了，可以转到一般病房休息了。”护士说道。

“护士小姐，那我妹妹呢？”詹埔松急忙走到护士面前追问。

“她还在急救当中。”护士才说完，几名护士及医生便推着病床走出来，而躺在上头、脸上罩着呼吸器的人就是詹至好。

邱思宇匆匆一瞥，看见了詹至好，内心微微的一震，就算是他第一次见到庄文倩，他也没有那种感觉啊！

“医生，你们要将我妹妹送到哪里去……”詹埔松问道。

“加护病房。”

这四个字一说出口，只见双手紧握、一直没有开口的詹母张慈珊，竟昏厥了过去。

她缓缓的张开了眼，望着这间陌生的房间，脑袋里有瞬间的空白。

她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她不知道？

白色的天花板、白色的棉被，什么都是白的，让她有一瞬间觉得恐惧，看到自己手上打着点滴，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身在医院里。

医院？她怎么会在医院里头？

她微疼的小脑袋瓜子不停的思考着，终于想起了昨日发生的事。

“你醒了。”

低沉的男性嗓音吸引了她，她将视线转向发声处。

在看清了他的脸时，她震住了！怎么会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！

“半个月不见，没想到再见面竟然是这样。”邱思宇露出了嘲讽的笑容，看着她略微慌张的脸庞。

“我……”奇怪，这是她的声音吗？为什么听起来这么陌生？

“我现在不是要指责你，而是想告诉你一个事实——你知道你的过错让一个女孩子就这么在加护病房里生死未卜吗？”邱思宇沉痛的说道。

“总裁……”她不懂，他为什么要指责她？她根本不会开车啊！她记得那时她正坐在计程车上，是对方开车来撞她的啊！

为什么她一张开眼，世界就全都变了？

“总裁？”她为什么这么唤他？

“是啊……你……哦……”她的胸口微微的疼痛起来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她摇摇头，“我是叫你总裁没错啊……你……你为什么会在哪里？”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在公司才对啊！怎么可能在这里呢？“而且，你不用来看我啊……”

“你以前不是这么叫我的，文倩。”邱思宇有些狐疑。

文倩？他唤她文倩？

文倩应该是他妻子的名字庄文倩啊！为什么他会这么唤她呢？

她的神情慌张了起来，“总裁，我不是你的妻子啊……”她勉强的坐起身，而邱思宇则是自然的帮她扶起来。

“哦……”当邱思宇的手接触到她的身体时，她不自在的羞红了脸。

这些都不是她会有举动啊！他从未见到庄文倩脸红过。

“不是？”邱思宇的眉头紧紧的皱起，“文倩，你撞昏头了吗？”

“我不是文倩……总裁，你认错人了！”她急忙的辩解，“我是你公司里的职员，虽然你可能没有见过我……”没想到她许的愿望可以成真，她真的与他做这么“近距离的接触”。

“职员？”邱思宇真的不懂她在说什么。

“我是詹至好啊！”

当她说出这句话之后，邱思宇震住了，她……她竟然说她是那个在加护病房里急救的女孩？他对这种鬼魅之事一向都是嗤之以鼻的，但她的话真的是太玄了……

但是，庄文倩没有必要去假装詹至好啊！而且，她向来不屑与平民认识的……

“詹至好？”邱思宇的手指颤抖了下，“文倩，你不要开玩笑！”他狭长的眼直射向她那双清澈无伪的双眼。

若是作假，那她的眼神为何如此坦然呢？

“是啊！我是至好啊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请医生再帮你做超音波。”

“我真的是至好啊……”为什么他不相信她呢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？

“为什么你会说你是詹至好？”邱思宇凑近她问。

“但是，我真的是啊……”她点头如捣蒜。她抚了抚自己的脸，难道原因出在她身上？

她全身不停的打着冷颤，“给我镜子，我要照镜子，快给我镜子！”奇怪，她的头发怎么会是卷的，她从不烫头发的啊！

“你冷静一点，我帮你拿镜子就是了。”邱思宇依言拿了一面镜子，递给她。

陌生的脸、陌生的五官，如柳叶一般的眉、直挺的鼻梁、如樱桃般的小嘴，这么美丽的人不是她啊！

詹至好轻轻的抚着自己的脸，泪水一滴滴的落了下来。

“这不是我啊、这不是我啊……”她大哭着，这张美丽的脸是属于庄文倩的，不是她的啊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泪水就像水龙头一般，怎么都止不住，“这不是我，我是詹至好啊……”

“别哭、冷静点，文倩。”深怕她会伤害自己，邱思宇连忙抓住她的手。

“我爸妈呢？你说詹至好现在是在加护病房里，是吗？”她哽咽的问。

“我还没有通知你父母。”他指的是庄文倩的父母。

“那……她的……现在在加护病房里的人……詹至好的父母呢？”她问。

“你要见他们吗？”

“是的，求求你让我见他们，我现在真的需要他们啊……”她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。

“你要请求他们的原谅吗？我看很难吧！”虽然这么说，但邱思宇还是去请他们过来了。

敲门声响起，“请进。”她用着令自己感到陌生、恐惧的声音说道。

率先走进来的是詹埔松，接下来分别是黄静慧、詹大维夫妇……

“你们……”

“都是你这个女人害的！你自己要死就算了，为什么要拖着妹妹！”詹埔松对她吼道：

“结果你自己没事，却害惨了我妹妹啊……”

“大哥……”她忍不住叫出口。

“大哥不是你叫的，我只有一个妹妹而已，难道你想代替我妹妹吗？不可能的！”他冷嗤道，再将视线调向一旁的父母，“爸、妈……”

“庄小姐，我们受不起。”詹大维将哭泣的妻子搂入怀里。

“我不是，我是至好啊！爸、妈，不要连你们都认不得我啊……”

“庄小姐，你不要开玩笑，”黄静慧忿忿的说道。

“静慧……”

听到她竟然叫得出她的名字，黄静慧愣住了，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啊……我真的是至好，你忘了你那天要去走秀，然后我告诉你，我要去买东西呀！”

她的话让所有人全都感到不可思议极了。

“你……”黄静慧望向詹氏夫妇，“伯父……”

“庄……庄小姐说的是对的吗？”见到黄静慧点点头，詹大维紧握住詹至好的手，“那我是谁？”

“你是詹大维。”她说出了父亲的名字，“还有，妈妈的生日是大年初五，我今年还送了一条珍珠项链给她，而大哥……”她看着显然已经有些痴呆的詹埔松，“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，你骑机车载我，不小心摔倒了，我的脚还缝了几针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已经无法再说下去了，只是不停的哭泣着。“我……我真的是至好啊！你们是最亲的人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啊……”

“至好……”黄静慧抱着她哭泣着。

“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变成庄小姐，我……”她双目盈满泪水的看着他们，“若是

.....若是连你们都不相信我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呜呜.....”

“小妤.....”

原本不相信的邱思宇在看到这一幕之后，愕然的说不出话来。“她.....”

“她真的是我们家至好，很抱歉了，邱先生。”詹大维说道。

“我现在怎么样了啊？妈.....”

“你.....”虽然面对的是自己的女儿，但毕竟是一张陌生面孔，张慈珊还是感到有些迟疑，“还在加护病房观察中。”

“那.....那我会不会死啊.....”她惊骇的问。

“这.....”

“我想去加护病房看看自己好吗？可以带我去吗？”她请求着。

众人望向沉默不语的邱思宇，只见他缓缓的点了头，“好吧！我扶你过去。”

玻璃窗外，她可以瞧见自己正靠着呼吸器维持生命，看起来虚弱极了。“我.....”

“医生说这两个礼拜是危险期，若撑不过的话.....”黄静慧摇了摇头。

“危险期？”她的灵魂飞到了庄文倩体内，而庄文倩的应该是到她的身体里了，若是她的身体不能熬过这段时间的话，那她真的要一辈子躺在床上吗？

莫名的，她想起了那个老妇人卖给她的姻缘袋。

难道是那个姻缘袋的关系吗？她还记得她当时对它许了愿，希望她可以陪伴在邱思宇的身旁，就算只有一天她也甘愿啊！

“我要进去！”詹至好突然说道。

“不行的，至好。”黄静慧劝告她。

看着玻璃窗内的自己，她真的有些想哭，她咬着下唇，“不管怎么样，我希望你们相信我接下来说的话。”她极为愧疚的看着邱思宇。他极爱他的妻子，可她却为了一己之私害了别人。

“至好，你说吧！”现在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，就算她再说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，他们也不会觉得怪异了。

“事情是这样的.....”她将整件事情的经过，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，“所以，我对那个姻缘袋许下了愿望.....”她很担心邱思宇不原谅她，不由得揪紧身上的衣服。

“因为这样，所以你的灵魂才会与文倩的交换吗？”邱思宇冷静的说道。

“我不晓得，但是，整件事似乎就这么串了起来啊！”

“好吧。”邱思宇万万没想到，竟然有人偷偷的爱慕着他！

他今天受到的刺激，是他活了二十八年来最多的。

他的目光穿过玻璃窗，静静的望着她紧阖的眼，她娇小又脆弱的身躯真的可以熬过吗？

“你会恨我吗？”她怯怯的问道。

邱思宇摇摇头，“这也不能怪你，文倩自己也有错。”

“那现在怎么办？至好，你要和我们回家吗？”詹大维问道。

“不回家要去哪里啊.....不行，她一定得留在我们身边。”詹母吓到了，执意的说道。

“是啊！小好，你就和我们回去吧！我们偶尔也可以来医院看看你。”詹埔松说道。

“这.....”虽然她很想和家人在一起，但是.....她的眼神偷偷的飘向邱思宇，她更希望待在他的身旁。

她记得她许下的愿望，就算是一天她也满足了啊！

看到她的表情，他们大概猜得到她的想法了，“你想和邱先生在一起是吗？”

黄静慧的问话让她的双颊顿时透出了红晕。

“我.....”她支支吾吾的。

“至好，你想怎么样就说吧！”詹母握紧詹至好的小手说道。

“我想和他在一起.....”她小小声的说，并垂下头。

在她说出这句话之后，众人全都无异议的同意了，而邱思宇也尊重詹至好的决定，等她可以出院时再带她回去。

“太太、太太，你终于回来了啊……”福嫂看着邱思宇扶着詹至好走了进来，高兴的说道。

“呃……是的！”詹至好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这是福嫂。”邱思宇知道她的难处，很自然的帮她介绍。

“福嫂，你好。”詹至好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。

她的笑容让福嫂感到有些疑惑，因为对她来说，庄文倩就如同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后般，根本不会对下人假以辞色，更不会对她们面露微笑。

“福嫂，辛苦你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邱思宇说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这里就是你和妻子所住的地方吗？”詹至好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于是说问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。她在沙发上正襟危坐着，视线则注视着墙上那张偌大的结婚照。“你的妻子真的好美……”她赞叹着，这么美的女人，也难怪他会爱上她了。

“她长得很漂亮。”他无法否认庄文倩真的很美。

“呃……我真的很抱歉！”

邱思宇抚了抚她的长发，“这没有什么好抱歉的，我在医院的时候就说过了，你不用太自责。”他对她笑了笑。

“但是，你是这么爱着你的妻子，可我却为了自己而……”她羞愧的垂下了头，仍旧觉得自己恶劣极了。

“爱着我的妻子？”邱思宇露出了苦笑，眼中闪过一抹寒光，“其实，我们早就分居了。”

“啊——”听到邱思宇的话！她感到无比震惊，“怎么可能？”他们不是新婚没多久吗？怎么会分居了？“这其中有很多原因，也许是我不够了解她吧！不知道她到底要的是什么。”他有些苦涩的说。

“这样啊……”詹至好一时之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，看着他故作淡然的脸庞，她伸出了手，握住他的大手，“但是，你还是在意的，对吧？”

“不对。”他立刻反驳。

“那你的妻子对你好吗？”她认真的问道。

邱思宇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的看着她。

“若是你们……你们如此的话……我相信你还是需要你妻子的关心，那现在我在你的妻子的身体里……”她低头啜嚅着，“不如就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已经说不下去了。

天啊！她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她现在是庄文倩的脸及身体啊！她竟然想用她的一切去讨邱思宇的欢心，她真的是坏透了。

这样的她，与电视剧里的坏女人有什么两样？

她不就是不折不扣的第三者吗？那个蓄意夺人所爱的第三者。

“不如就什么？”他的嘴角勾着笑容，等着她的下文。

“不如就让我来关心你吧！”她羞红了双颊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你们夫妻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但既然你妻子不要你，我要！我在乎你的一切。”是啊！她是那么的在乎他啊！在公司里，她若碰巧与他搭上同一部电梯，她的心神就像是被他勾走一般。

“你代替她来关心我？”她的话就像是一股暖流，注入了他的心房。

“嗯……”她小应的道。

他已经很久没有被关心了，他总是独自一个人，就这样日复一日，每天不是在公司，就是去应酬，几乎忘了被关心的滋味了。

“真的吗？”他抚着她的小脸，这张美丽的脸蛋是属于庄文倩的，而她的是……

他脑中闪过在玻璃窗里、虚弱的罩着呼吸器的詹至好的脸。

她们拥有不同的灵魂啊！

他的妻子背叛了他，而入主她的躯体的，竟是一个深爱着他的女人。

是否是老天怜悯他呢？

“嗯……”她抬起头注视着他，“我知道我终究不是你的妻子，但是，就让我来代替她吧！我会尽力做到最好。”她说得十分卑微，“要是……要是……有一天，我和她的灵魂换回来时，也许你们夫妻的情况可以改善啊！而我……”她许过愿的，一天、两天，她真的是心满意足了。

她不该占着别人的身体去接近他的，将来她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强迫自己不要再去接近他、缠着他，一生默默的守着这份回忆……

“而你呢？”

“我会一个人好好的过！”是啊！她是该一个人好好的过，她会努力克服一切障碍的。

“傻丫头。”他心疼于她的憨直，忍不住抱住她，“也许，是我应该感谢你才对，因为你说过你会关心我。”

“那你会接受我的关心吗？”她仰起小脸问他。

“嗯。”邱思宇笑着摸摸她的头。

“谢谢你……”纵使只有一天、两天，她这颗孤独的灵魂也找到了停留的地方。

早晨，阳光洒入落地窗，詹至好躺在床上打了个大大的呵欠，而后下床，走进洗手间梳洗。

由于庄文倩与邱思宇已经分居了，所以，纵使詹至好说要代替庄文倩来照顾他！但他仍旧保持绅士风度睡在客房里。

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詹至好依旧感到陌生极了，也许她有一天会适应吧？她心想。

“你做不到的，由我来替你做。”她喃喃自语着，像是在对庄文倩说话一样。

梳洗完后，她走出浴室，来到衣柜前，打开了它。

琳琅满目的名牌衣服，让詹至好看得头昏眼花的，不会吧？她就连在家中也是这么穿的吗？

她找不到她想要的，于是顺手拿了一件白色洋装穿上，站在穿衣镜前，她还是忍不住赞叹庄文倩的美丽。

在上了保养品之后，她便冲下了楼，而福嫂刚好开门进来。

“福嫂，早安。”

“太太早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起啊？”福嫂笑问，以前庄文倩一定要睡到十点、十一点才会起床，而且若是没上妆的话，她根本不会见人，所以，她不禁怀疑眼前对她绽出笑容的人不是庄文倩。

“我一向都这么早起……”看到福嫂呆愣的表情，詹至好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“没有，我是说我今天的精神比较好，所以才这么早起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福嫂点着头，走到了厨房里，拿起围裙就要穿上，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
“福嫂，这个让我来就行了。”詹至好抢过福嫂手上的围裙，她的举动又让福嫂一愣。

“太太？”

“呃……”天啊！她也太急着要在邱思宇面前表现自己了吧？她有些不好意思，“对不起，福嫂，我只是想下厨做几道菜给先生吃而已……”

“哦！”听到她的话，福嫂笑了，“我就说嘛，夫妻间床头吵、床尾和，先生人很好的，而太太你也想得通，别再做出对不起先生的事就好了啊……”她说道。

对不起邱思宇的事？难道他们之间之所以分居，是因为庄文倩的关系吗？

“呃……我知道、我知道……我决定重新学习，当个好妻子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来，你不会煮饭，我来教你。”她记得庄文倩一向不到厨房里的，她嫌弃厨房里的油烟味。

邱家这栋花园别墅盖得很好，大理石的磁砖，所费不赀的家具及依照女主人身高所订制的厨具，这一切全都是为了庄文倩而做的。

但是，庄文倩从来不会感激邱思宇对她的好，只将这种种当成是她应得的。

“我会煮饭啊！我从小就煮饭给家人吃耶……”她得意的说道：“福嫂，你只要告诉我，先生喜欢吃中式或西式的早点就行了。”她对中西式点心都很拿手。

“啊？”福嫂吃了一惊。

“呃……反正我就是会嘛！福嫂，你就给我个机会，让我表现表现吧！”她撒娇的说道。

“好、好！”福嫂点头如捣蒜，“太太，你有这份心是最好的了，其实先生吃得很简单，早上吃西式早点，泡杯咖啡，再配上土司及一个荷包蛋，这样就行了。”

“就这么简单啊？”看来他的胃口还不错，挺好养的耶！詹至好兴奋了起来，一想到终于可以为邱思宇做爱心早餐，她的心就忍不住的雀跃了起来。“福嫂，你到一旁的餐桌坐着，只要看看我做的对不对就好了。”

“先生要是知道你有这份心就好了。”福嫂微笑的说。

没多久，桌上便多了四份土司夹蛋，及三杯鲜奶。

“太太，你准备这么多做什么？”福嫂不解的问道：“而且，先生一向只喝咖啡耶！”

“没关系啦！福嫂，你应该还没吃早餐吧？以后你就和我们一起吃，至于先生喝咖啡的习惯，我会慢慢的将它改正过来的。”詹至好解释道。

“不，我不能和你们同桌……”福嫂急忙说道。

“没关系的，你就坐着一起吃吧！”

“好吧！”福嫂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
没多久，邱思宇神清气爽的下楼，很讶异竟然会在餐桌上见到她。

“早……”詹至好笑眯眯的说道。

“早，怎么这么早起床？”邱思宇将公事包放在一旁，走到餐桌前坐下。

“我习惯早起嘛！”她在他面前总是不自觉的露出娇羞的模样，“吃吃看我做的早餐，看看合不合你的胃口。”

“这是你做的？”邱思宇有些惊讶，拿起土司吃了一口，“嗯，不错。”

“是啊！先生，太太一大早就起来了，而且还抢了我的工作耶！”福嫂边吃边说。

“那看来福嫂你要失业了。”他看着福嫂，戏谑的说。第一次，邱思宇感觉这里像个家，有了家的温暖。

“是啊……”福嫂点点头。

看到福嫂这样，詹至好的心里真的很过意不去，“福嫂，不是的，我不是要抢你的工作，我只是想帮先生做菜而已……”

“这些我们当然知道了，先生只是在和你开玩笑。”福嫂安抚她。

原来她被耍了，詹至好气恼的看着邱思宇，“你不要以为我好欺负就想要欺负我。”

“我没有。”邱思宇连忙否认。

“没有？那为什么要这样要我？我罚你……”她看见他将鲜奶移到一旁，看样子是不打算喝了，“我罚你将这杯鲜奶喝下去，不然我就要给你好看。”她擦手擦腰，活像是一只母老虎。

“给我好看？”邱思宇的眼眸中盈满了笑意，“你要怎么给我好看呀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对啊！她要怎么给他好看？她怎么会傻气的进出这种话呢？

“想不出来了是吧？”邱思宇笑着。

“我以后都不要做饭给你吃了！”她将头偏向一旁，孩子气的说道。

“先生……”福嫂不知所措的看向邱思宇。

“呵！看来我若不将这杯鲜奶喝下的话，我真的是亏大了。”他拿起杯子，对着杯子里的鲜奶皱了皱眉头，一口气喝完，“呃……我喝完了，有什么奖励吗？”

“有。”好乖哟！没想到他这么好摆平，“以后每餐你都可以拥有一杯鲜奶。”她笑得颇贼。

“我的天哪！”邱思宇苦笑着，看来她不完全是个天使，也许她体内还有一小部分的邪恶因子，“你耍我！”

“是啊！你刚才不也是这样欺负我？”她可是理直气壮的耶！“我是学你的。”

“你学得还真快。”他很快的将早餐吃完。

“中午要不要我帮你送饭？”她兴奋的问道。

“不用了。”邱思宇摇摇头，“这里距离公司太远了，你不用特地跑这么远送饭给我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詹至好有些失落，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开怀大笑。

“晚上别忘了煮一些你的拿手菜，我会仔细品尝的。”他抚着她的头笑道。

“没问题！”

“怎么了？一大早就看你笑得这么开心，真是见鬼了，要不是我可以确定你是我的老板，我还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。”邱思宇的好友兼属下艾智禹笑道：“我已经好久没看过你这么笑了。”

“是啊！这几年来也没有什么事可以让我这么开心了。”邱思宇回道。

“瞧你说得这么可怜！你我是好朋友，有什么开心的事不妨说出来让我分享一下。”

“是关于文倩……”他合上文件说道。

“庄文倩？”一听到是庄文倩，艾智禹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，“那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？算了！你还是不要理会她得好！”他忍不住像个妇人一样叨叨念念的，“别忘了她背叛过你，

人家说有一就有二，别以为她会改过。”他的表情净是对庄文倩的不屑及厌恶。

“我知道。”邱思宇十指交握着！“但是，她现在不是她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鬼东东？”他被邱思宇的话搞乱了，“老板，我不觉得你的话好笑！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难不成他嫌他太久没有动脑筋，所以才故意让他脑力激荡一下？

“你知道我们公司里有一位女职员叫詹至好吗？”

“不怎么有印象。”艾智禹摇摇头。

“事情是这样的……”邱思宇将所有的事说了一遍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！？你是不是忙昏了，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？”这真的是太玄了，任谁也不敢相信这样的事。

“这是真的。”邱思宇点点头，“原本我也不相信，但詹至好……不！是文倩……她竟然可以详细的说出詹家的事，甚至连她的家人都认为她就是詹至好了。”

“这可能吗？”不是他不相信，而是不敢相信，瞧瞧……他已经开始冒出鸡皮疙瘩了。

“是真的，你不相信也得相信。”邱思宇义正辞严的说。

“那……”艾智禹不知该怎么说才好。

“我想要看看职员名册，麻烦你请人送过来。”他想仔细看清楚她的长相，将她的容貌牢牢的记在心中。

“老板，希望你不是得了妄想症。”艾智禹拿起电话，拨了内线，要人把名册拿过来。

邱思宇一真一真的翻着那叠厚厚的名册，努力寻找她的名字。

好不容易，邱思宇看到了她的照片及资料。

詹至好，私大毕，今年二十四岁，去年进入“邱氏集团”，秘书科职员……

他仔细的看着资料上的大头照，照片里的她笑得甜甜的，眼睛笑眯了起来，长直发整齐的垂落在脑后，头上则是戴着学士帽。

看来，这张照片应该是她大学毕业时拍的吧！

她长得不漂亮，一点都不起眼，要不是因为这次的事件，他根本不会去注意到她。

“老板，你干嘛边看边傻笑啊？”世界真是变了！他只能这么告诉自己。

“她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女孩。”邱思宇有感而发的说。

“哦？”艾智禹走到他身旁，弯下腰看着那张照片，“那又怎么样？长得这么丑！”他这个人向来没有什么口德。

“嗯？”邱思宇不悦的眯起了眼，“你说什么？！”

“我说她长得丑……”是啊！他又没有说错，与他交往的那些莺莺燕燕来比，这种货色只能算得上是丑小鸭，而且还是那种不会变成天鹅的丑小鸭。

而丑小鸭是与他这个有着超高审美观的大男人沾不上边的。

“住嘴，我不准你这么说她。”邱思宇火大了。

“不会吧？才几天而已，你就被她给迷得团团转了。”姑且说他相信庄文倩身体里的是詹至好的灵魂好了，那她的手腕也未免太厉害了吧！”艾智禹不由得对詹至好产生了不好的印象。

“她是个好女孩。”邱思宇的眼中露出了温柔。

“好女孩？再研究吧！”他才不相信这种鬼话哩！“要我相信也可以，今晚让我去你家看看。”“哼！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你相信？”邱思宇想起她今晚要亲自下厨做饭给他吃，所以不愿让艾智禹跟来。

“反正我就是要去。”艾智禹耍无赖。

“你——”邱思宇气恼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嘿嘿……老板，你不会不让我去吧？你一向都不是这么小气的人啊，更何况我已经好久没有去你家坐坐了，就当我是去让你请的吧！”

“随便你，你想去就去吧！”邱思宇无可奈何的说。

车子驶入别墅，邱思宇坐在车子里，很清楚的看到詹至好站在庭园中，拿着水管在浇花。她身上的衣服已经换了，不是早上的那套雪纺纱的长裙，而是印有几只小狗的T恤及短裤。

短裤虽然不是很短，但却露出她白皙的长腿，最吸引人的是她脸上的笑容，让他的心为之悸动。

邱思宇将车子驶入车库里停好，步下车，而艾智禹的红色轿车也随后停进车库里。

“不会吧？那个女人怎么可能做那种事？！”他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庄文倩时，她对他露出不屑的眼神。

“她是至好，别那个女人、那个女人的。”邱思宇提醒道。

“行、行，反正你是老板，你说什么都是对的。”他耸耸肩，他只是个领人薪水的可怜小职员而已，他又能说什么呢？

“走吧！”邱思宇迈开修长的步伐走向詹至好。

“太太，这样行不行啊？”福嫂问。

偌大的庭院里是一大片的草皮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颜色，詹至好觉得这样太单调了，于是托她大哥带给她一些花苗来种植，让这个庭院看起来活泼一点。

“可以啊！就是那里了。”她放下水管，拿着小铲子铲土，“这是大波斯菊，到时候这座庭院会开满黄色的花……”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福气等到那时候，但她希望邱思宇可以看到那种美丽的景象。

“听起来似乎不错。”邱思宇嘴角勾着笑容，走到了她身旁。

詹至好抬起头！正好望进邱思宇那双闪着笑意的眼眸，不禁吓了一跳。

她的身子微微的往后倾，跌坐在地上，手正好压住了水管。

“啊——”艾智禹大叫一声，喷得一身全湿了。

“对不起、对不起……”詹至好慌乱的站起身，脚又踩到了水管。

“你这个笨女人到底在做什么？！”艾智禹朝她吼道，无法想象这么笨的人居然可以活到这么大。

“你们有没有怎么样？”她不好意思的看着被喷湿的两人。

“你眼睛这么大，不会自己看吗？”艾智禹没好气的说道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愧疚的低下头，“不然我帮你们擦一擦好了。”她拿起草地上的抹布，就要往他们的脸上擦去。

“太太、太太……”福嫂连忙阻止她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那条抹布是我们刚才擦手的。”福嫂好心的提醒她。

詹至好这才注意到他们的脸没擦过还好，一擦真的就完了。

只见他们的脸上全都是肮脏的泥土渍，令詹至好感到有些尴尬。

邱思宇好脾气的将她手中的抹布拿了下来！搂住她的肩安慰着。

“我终于相信她不是庄文倩了。”艾智禹闷闷的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邱思宇好奇的问道。

“很简单，庄文倩不会做出这么白痴的事，而这位小姐做的绝对是白痴会做的事。”

“艾副总，你要不要去思宇的房间换件衣服？”詹至好不好意思的说。

“当然，不然你要我穿这样回家吗？”那岂不丢脸死了？

“我们一起进去换衣服吧！”邱思宇说道，领着艾智禹走进屋子里。

“福嫂，我是不是很笨？”或许她就是因为笨，所以才每次都把事情搞砸了。

“太太？”福嫂不解的问道。

“没什么、没什么……”詹至好摇摇头，她发觉邱思宇真的对她很好，可能是因为把她当成庄文倩吧？

从他的眼神中，她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他有多么喜欢庄文倩，而她……终究只是个寄住在别人身体里的灵魂。

一时之间，詹至好竟然有点想哭，为什么她不是庄文倩……于是，她眼中的泪水就这么落了下来，滴落到土壤里。

“太太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哭了呢？是不是什么事让你不高兴了？”福嫂紧张的问。

“没什么、没什么。”詹至好连忙摇摇头，“我只是突然想起一些事情，没事的。”

“太太，别哭了，我看得出来先生很爱你，他看见你这样会难过的。”福嫂劝道。

“嗯。”她点点头。

“那个女人还真笨，弄得我一身都是水。”艾智禹念叨着，身上穿着邱思宇的衣服，从浴室里走了出来。

“别这么说她。”邱思宇在另一间浴室冲洗好后，走入了房间里。

“老板，你该不会喜欢上她了吧？”这也太神奇了，才几天的时间而已耶！

“我不知道。”邱思宇摇摇头，“我只知道我很喜欢和她在一起，那让我感觉很温暖，也让这个屋子有了家的感觉。”他有感而发的说。

艾智禹思考了一会儿，“老板，请恕我说一句话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想，最适合你的应该是女佣吧！要有家的感觉，女佣一定可以做到最好。”艾智禹开玩笑的说道，说完自己还忍不住的大笑几声。

但邱思宇却板起了一张脸。

“你以为很好笑吗？”他严肃的斥道。

“最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。”他觉得邱思宇实在是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。

“很抱歉，我一点都笑不出来。”

叩叩……门板传来了敲门声，“你们换好衣服了吗？晚餐准备好了喔！”詹至好说道。

“好，我马上出来。”邱思宇打开门，顺手搂着她的肩。

“副总，真的很抱歉……”詹至好再次向艾智禹道歉。

“算了，”艾智禹耸了耸肩，“我又能说什么呢？反正我一向都不是这么小心眼的男人，我就原谅你好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詹至好感激的点点头，与邱思宇一同下楼。

才走进餐厅，桌上那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让艾智禹差点流下口水。

“这菜全都是你做的吗？”他不可思议的说道。

一个年轻女孩怎么可能这么会做菜？他老母常告诉他，这年头，男人若是不会煮菜、洗衣服的话，休想讨到老婆。

“是啊，副总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”

“嫌弃？怎么会呢？”他给詹至好加了十分，接着走到餐桌前，很没规矩的用手抓了一只鸡腿，然后开始啃着，感觉到邱思宇对他的举动不太苟同。“怎么？老板，我才吃你一只鸡腿，你有意见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邱思宇帮詹至好拉开椅子，让她坐下。

“没有就好……”艾智禹点点头，看着她，“既然你这么会做菜，不如来我们家帮我煮菜吧！”他厚脸皮的说。

“副总……”詹至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哎呀！叫什么副总，你现在是我的老板娘，怎么还叫我副总？”算起来，她的地位还比他高一级哩！“你知道？”詹至好有些讶异。

“知道什么？”他只顾着吃，“知道你的事啊？老板都告诉我了！”

“别说那些了，先吃饭再说吧！”邱思宇打断这个话题，将筷子递给詹至好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来，吃点菜！”邱思宇体贴的为她夹菜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艾智禹满足的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站起身，“老板，我吃饱了，所以就不打扰你们了！不用送了，再见。”他对他们挥了挥手，径自离开了。

而福嫂则在将餐桌收拾干净、碗盘洗净之后也跟着离开了。

一时之间，整个客厅里就只剩他们两人而已。

“我……我还是先回房去吧！”詹至好说道。

“等等。”邱思宇拉住她的手，将她拉入怀中，“你不觉得我们需要谈一谈吗？”

“谈谈？”谈什么呢？她不知道。

“我想，我们也得相互了解一下不是吗？”他想了一下，“也许，我该弄清楚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吧？”他的嘴角露出了笑意，刚才有外人在，不好意思问出口，现在只剩下他俩，终于可以好好的谈一谈了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他怎么会问她这个问题啊？詹至好神色仓皇了起来，“我可不可以不要

回答这个问题？”她问道。

“可以，那我也要告诉你，往后早上我只喝咖啡。”他在商场上打滚了好几年，比起奸诈，他可不输给她。

“你太过分了……”他竟然在威胁她！

“不，我一点都不过分，最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，你快说吧！”他闲适的说。

“但是，我说了你又会笑我……”詹至好羞红了脸，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

“我保证不笑你。”他保证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点点头。

“好吧！那我就告诉你……”她缓缓的说道：“还记得是一年前吧！那时我上班快迟到了，刚好看到一部电梯打开，就这么直直的冲进去……当时我还是个新进职员，根本不知道那部电梯是高级主管专用的，我还在心里庆幸着自己很幸运，因为电梯里只有一个人而已……”

“那个人该不会就是我吧？”他挑眉问道。

“是的，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发现了我的……呢……窄裙后面的拉链没拉，然后你很有风度的转过身，再告诉我这件事。”

事后，她才知道他就是公司的大老板，而且他也没有斥责她莽撞的行为，只是露出了温文的笑意，问她要到几楼，要是换作其他主管，可能会狠狠的把她教训一顿。

“就这样而已？”他努力的回想着，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“是。”看他的样子像是忘记了，詹至好有些难过的想。

“所以，你就开始喜欢我了？”

“对。”她坦白的承认了。

“你真的很单纯。”他笑笑的说。

“我也这么觉得。静慧就说我太单蠢了，所以才会做这么白痴的事情……对了，静慧就是你在医院里看到的那个女生，她是我的好朋友，是个模特儿。也许你会觉得奇怪吧？我怎么会跟模特儿是好朋友，其实是因为……”话匣子一打开，詹至好就这么与他聊了下去。

邱思宇也不阻止她，只是很自然的听下去。

在她滔滔不绝的述说她与黄静慧之间的事时，他始终没有半点不悦之色，只是静静的搂着她，专心的听着。

“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烦？”发觉邱思宇一直没有说话，詹至好尴尬的说道。

“不会，我喜欢听你说，再多说一点你的事给我听。”他俯身，在她的小嘴上亲吻了下。他的举动吓着她，原本微红的小脸，瞬间就像个熟透的红柿子一般。

“你脸红了。”连小小的耳垂都红了，她真是有趣极了！

他还记得以前庄文倩都有意无意的与他保持距离，就像他俩根本就是陌生人，而不是夫妻。

而他也未曾想要这样出其不意的亲吻她，因为她冷淡的态度让他无法勾起这样的欲望，甚至不想去碰触她。

现在，她的身体虽然仍是庄文倩的，但是，她却是詹至好，那个纯净无瑕，不懂得要弄心机的小女人。

他对他的关怀，让他冰封的心融化了，也慢慢的为她灼热了起来。

他喜欢上的的是她的灵魂，他知道的。

“你这么亲我，我当然会脸红了……”她可是连初吻都没有给过人耶！现在竟然就这么被她的梦中情人给偷去了。虽然他是她的梦中情人，但这种举动实在是太不可饶恕了。“你怎么可以偷亲我？”

“我高兴。”他笑道。

这算什么回答？他高兴就可以偷亲她吗？

她有点生气，但是，更多的甜蜜从她的心房涌出，让她感觉喜滋滋的。

“你太过分了！”不会骂人的她，只能用过分去形容一个“恶人”。

“过分？”他挑起眉，不在乎的再度亲吻她的唇瓣，很显然的，过分这两个字对他不具任何的杀伤力。“是的，那可是我的初吻……”她小小声的喃喃自语，但还是被邱思宇给听见了。

“那我真的感到很荣幸。”

“不管，我要你赔给我。”虽然她很高兴他吻了她，但她还是不想吃亏。

“赔你？你要亲回来吗？”他皮皮的回答。

“这……”好像怎么样都是她吃亏，“当然不是了，你得告诉我你的事，这样才公平。”

“你想知道我什么事？”他抚着她白皙的脸颊问道。

“你若不想说就不要勉强了。”詹至好拉住他的手，体贴的说道。

“没关系，你想知道的话，我就告诉你。”

“真的可以吗？”詹至好问道。

“当然！”邱思宇点点头，回想起以前的事，眼神瞬间变得有些迷茫，“我和文倩是相亲认识的，我不知道她根本不喜欢我，满心的以为她心甘情愿的接受了她父亲的安排，孰知这只是她无言的抗议而已。

“她选择了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我她不爱我，而这一切全都是她父亲所逼的，我无法去指责她的不是，因为我自己也有错，错在我太过自信了……”他继续说道：“我还记得当我掀开她的头纱的那一刻，她那美丽的模样……”

“嗯，那是我永远也比不上的。”詹至好自嘲着。

“别这么说，你有你的好。”

“你在安慰我。”詹至好摇摇头，以为邱思宇在安慰她。

“真的，在我眼中，你真的比她好太多了。”他真心的说。

“为什么你会这么说？”

“你知道吗？她去找了别的男人来伤害我、羞辱我……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詹至好不可思议的低呼，“你这么好……”她不敢相信庄文倩会对邱思宇这么残忍？与他相处的这几天，她发觉他是个既温柔又体贴的男人，为何她不懂他的好？要是他愿意这么对她的话……就算要她拿命来换也在所不辞啊！

“真的，这件事是真的，我当时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”

“那你们……”他们是因为这件事才分居的吗？

“我把这栋房子给了文倩，我和她只差没有离婚而已。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你是过着这样的生活……”她心疼的抱紧他，“要是知道的话，也许我会鼓起勇气告诉你我的心意……”是啊！要是她知道的话，怎么可能放他一个人如此的孤单呢？

“你现在告诉我也还不迟。”他温柔的笑道。

“但是，我比不上庄文倩……”詹至好落寞的说。

“人们有时真的会被美丽蒙蔽了双眼！”他叹了一口气，“原本我已向她提出离婚，但文倩不肯……这一切全都是事实，我没有欺骗你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没有必要骗她，她傻里傻气的！只要他勾一勾手指，她就笨笨的和他走了，根本就不用花心思去骗。

这一晚，他们聊了很多，而詹至好也在打了几个呵欠之后，在他的怀中舒服的睡去……

“至好？”邱思宇不见她的回应，这才发现她睡着了，于是抱起她步上二楼，将她抱入她的房里，小心的放上床之后，帮她拉好被子。

“晚安。”他在她的额上印下一吻，然后离开。

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，邱思宇与詹至好，不，也许该说是与庄文倩的关系越来越好。每天早晨，詹至好都会为他准备早餐，然后敲他的房门，在他梳洗完后，为他打上领带。

而邱思宇则是搂着她慢慢的走下楼，两人之间的浓情蜜意尽在不言中。

其实，詹至好的心里是担忧的。

因为，她现在依附于庄文倩美丽的外表，可一旦回复到原来的那个她时，那他还会再看她一眼、还会对她这么好吗？她连想都不敢想。

虽然他曾说，她有她的好，但是，她终究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而已，她比不过庄文倩，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去想那些，等待着何时可以换回自己的身体。

“你每天为我煮饭，不累吗？”他关心的问道。

“你每天也都这么辛苦的上班，不累吗？”她学他说道。

“呵！你越来越会说话了。”他点了点她的鼻尖道。

“这是学你的啊！我每天待在家里，总要找一点事做才不会无聊呀！不然这样好了——”

她话还没说完，便被邱思宇打断了。

“不行。”

“哟！原本像你这么斯文的人也这么霸道啊？我都还没有说，你就反对了。”这是个民主自由的时代！是个女权高涨的时代耶！哪有人家这样的？

“因为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”

这时，两人来到饭厅，邱思宇微笑的向福嫂道早安，再帮詹至好拉开椅子，让她坐在餐桌前。

“怎么可能？”

“真的。”他点点头，“我会读心术。”他似真似假的说道。

“真的吗？”詹至好张大了双眼，几乎都要相信了。“有读心术很棒耶！可以知道人家在想些什么。”“我骗你的啦！呵呵……”他笑道。

“是啊，太太，想也知道先生是在骗你的，你竟然还相信。”福嫂不禁摇了摇头。

“你为什么要骗我？”她的小手在他的肩膀上拍着。

“其实你的心思都已经写在脸上了，我光看你的脸，就知道你在想什么。”

哼……把她瞧得扁扁的，她就要看看他知道她现在在想什么吗？

“好，那你说说我现在在想什么。”她大声的说道。

“你在找方法让我知道你的厉害，对不对？”

哟……他还真的是知道耶，他怎么这么厉害呀？

“所以说了，你的心事很好猜的。”他得意的说。

“好，那你再说说看我要怎么惩罚你？”他该不会连这个都知道吧？若他猜得出来，那他真的可以去当半仙了。

“根据我的猜测，你应该会再倒一杯牛奶给我。”

“哇！你真的很厉害。”她对他真是甘拜下风了。她从冰箱里拿出鲜奶，再帮他倒了一杯。

“谢谢夸奖。对了，我不会让你去公司上班的，你打消这个念头吧！”

“但是，我原本就在我们公司上班啊……”她嘟囔着。

詹至好的话让福嫂听得一愣一愣的，“太太，你有没有说错啊？”

“福嫂，没关系的。”邱思宇对福嫂说道，转头看向詹至好，“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你要去也可以，那你的活动范围只能在我的周遭。”

“但是，我在公司里也有一些好朋友耶……”

“我想你的朋友现在应该不认识你才对。”邱思宇一针见血的说道，“所以！你还是乖乖的待在家里吧！”

“也对，你说得对。”她的双肩垮了下来，嘟着小嘴说道。

是啊！她怎么忘了她现在是待在庄文情的躯壳里，她是认得出她的朋友，但他们一定不认得她了。

突然，她的头痛了起来！而那种痛楚让她的额际开始冒出冷汗，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。

“好痛！”詹至好紧抓着手邱思宇的手，“我的头好痛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邱思宇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，“你怎么了？我马上送你去医院！”

“是啊！太太，你怎么了？”福嫂也很紧张。

大约一分钟而已，头疼又消失了，“不痛了……”詹至好让邱思宇帮她擦拭额上的汗水，“我不痛了……”

“怎么会突然这样？”邱思宇急得连手心都发冷了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我以前不会这样啊……”她摇摇头表示。

“我带你去医院检查。”邱思宇不放心的说道。

“不要。”詹至好孩子气的说道：“已经不痛了，我不去医院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我就是不要去！”她很坚持。

“好吧……”两人之中一定要有一个退让，那就是他了。“你可以不去，但是，你下次要是又头痛的话，我就一定会带你去医院，听清楚了吗？”

看他的表情，就知道他是认真的了，“我知道了啦……”她不情不愿的说道。

“知道就好。”他点点头。

“既然不能陪你去公司，那我总可以和静慧出去吧？”该不会连这样也不行吧？

“可以。”

“耶！太好了。”她兴奋的手舞足蹈，“我真的可以去吗？”

“嗯，免得你在家闷坏了。”邱思宇拿出皮夹子，从里头抽出事先为她办好的金卡，递给她，“这个给你。”

“你给我这个做什么？”她不解的问道。

“你和静慧出去玩，总要花一些钱的。”

“我有钱啊！”她立刻说。

“你身上有多少钱我都知道。”他知道詹埔松每个月都汇一万元给她当零用钱，因为他和詹家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络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真的可以媲美名侦探柯南了。

“反正我就是知道。你若是不收下，或者是收了不用，甚至只刷个几千块来敷衍我的话，下次别想再出门了，我会要福嫂看着你的。”

“谁怕你啊！福嫂是站在我这边的，对不对，福嫂？”她对福嫂露出甜甜的笑容。

“福嫂，你若是纵容她的话，那你明天也不必来了。”邱思宇威胁的说道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詹至好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哪有人这样的，他分明是在恐吓福嫂嘛，“你这个人真的很差劲，怎么可以这样欺负老弱妇孺？”

“你要抗议吗？”他斜睨着她问。

“当然。”她不只要抗议，而且还要绑白布条抗议，让他知道她不是那种随便被欺负的可怜小女人。

“好！”他点点头，“那你就不要出门了，我等一下就开车送你去医院，让你做一次精密的检查。”

“你又在威胁我了！”他有时不像她所想的那么温柔体贴，就像现在一样。

“这不叫威胁，这叫做谈条件，我不来威胁这一套的。”

“是啊！太太，你就收下先生给你的金卡吧！万一你看到喜欢的东西也可以买下来啊！”福嫂帮腔着。“福嫂说得没错。”

“哼……你威胁我，那我就要很没志气的被你威胁吗？”她气呼呼的说道。

“是的，不然你以为呢？”

“好，被威胁就被威胁嘛！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她伸出手接过他的金卡，在心里气恼着自己怎么这么没用。

“还有这个，带着。”他将你的手机递给她，“我已经把我办公室里的电话设定好了，有什么事就直接拨电话给我。”

“我一定要拿吗？”她很哀怨的接过手机。

“你觉得呢？”

“静慧，我在这里。”詹至好朝黄静慧挥挥手，转头望向司机，“副总，我朋友来了。”

由于邱思宇还是不放心，所以干脆要她出门前打电话给他，好让他派人开车送她去。

“嗯，小心点。”

没想到他堂堂一个副总，竟然沦为司机，一想到此，艾智禹便觉得自己有点小悲情。不过，也还好啦！因为他上次吃了她的拿手菜，所以，这一趟他还不至于心不甘、情不愿的。

“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”她步下车，“谢谢。”

“小心一点，好好玩。”他说完便开车离开。

黄静慧愣住了，她还是不太习惯詹至好配上庄文倩的容貌。“我差点认不出你来了。”

“我想也是，因为我看到你傻呼呼的站在那里。”她取笑道。

“傻呼呼？”黄静慧不服气的瞄了她一眼，“到底是谁傻啊？”

“当然不是我，我才不傻哩！”她辩解着。

“才怪！那个傻的人就是你，你这个傻女人。”黄静慧与她一同走进百货公司里。“怎么样？邱思宇对你还好吗？”这是她最关心的事了。

“很好。”谈到邱思宇，她的脸瞬间红成一片，“他真的很好。”

“真的？你可别骗我喔！”

“我才没有骗你呢！”她将今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黄静慧，“他还硬塞了一张金卡给我。”

“哟！这么好啊！怎么都没有人塞金卡给我呢？”她调侃的说道：“要是有人愿意将金卡

塞给我，那我也愿意让他包养。”

“你不会的。”她太了解黄静慧了，她只是随口说说而已。

“你又知道我不会了？”

“拜托，明明不会还故意装成这样。”之前还听说有富商想包养她，但她拒绝了，理由是——对方长得很丑，而且很没品。

“冲着你这句话！我下次就让人包。”

“好哇！那你就去啊……啊……”她尖叫了声，因为黄静慧捏了她的脸颊，“你何时变得这么牙尖嘴利了？是邱思宇把你教成这样的吗？”

“才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骗人。”说着说着，她与詹至好走到了珠宝专柜前，“不然你以前说话怎么这么笨？”

专柜小姐露出了职业的笑容。“小姐，喜欢可以试戴。”

“不然你买一条珍珠项链给我，我让你包。”黄静慧笑道。

“真的？”反正花的是邱思宇的钱嘛，是他强迫她这么做的。“好，那我就买下来送给你，包下你来扫家里的厕所。”她大声的说道。

“你当我是人啊？”她没好气的瞪着小个头的詹至好。

“怎么样？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呀？”对了，她应该也要买一条项链送给福嫂才对。

“好，我做。”为了这动辄上万的珍珠项链，她拚了。

“那你自己挑一条吧！”詹至好很干脆的对黄静慧说。

“怎么？你何时变这么凯了？”她该不会容貌变了，连心性也变了吧？

“才不是哩！”她吐了吐舌头。

“不然呢？”黄静慧十分忙碌，一边挑着珍珠项链，一边与詹至好说话。

“思宇说，我若是刷个几千块来敷衍他的话，下次就别想出门了。”她老实的说道。

“什么？真的有这么凯的男人啊……”黄静慧惊呼。

“是啊！所以我现在在慷他人之慨啦……呵呵……”也许她等一下该买几样东西给邱思宇才是。

至于她自己……那就不用了，她有他就很满足了。

“好好喔……我何时才能遇到可以随便让我挥霍的男人。”黄静慧苦着一张脸说道。

“不然，你和刚才送我来的那位副总配成一对好了，他人还不错，只不过有一点风流，只要你可以忍耐的话。”

“吱吱……搞什么嘛！介绍那种烂货色给我。”黄静慧挥了挥手。

“但是，我们副总也很慷慨呢！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她刚才看了艾智禹一眼，对于那种流里流气的男人没什么兴趣。

“好，就这一条了！”她狠狠的选了一条标价八万多元的项链。

“那一条啊？”詹至好看了看，“这下思宇应该没话说了吧！”她又挑了一条两万多的珍珠项链，打算送给福嫂，“小姐，就这两条。”

专柜小姐愣了一下，鲜少看到有人出手这么大方的。“这两条吗？一共是十万元。”她很爽快的帮她打了折扣。

詹至好拿出金卡结帐后，将黄静慧的那条递给她，往下一个目标前进。

逛百货公司逛了两个小时！詹至好没帮自己买任何东西，反而帮邱思宇买了一大堆。

“哇！你也太夸张了吧！连内裤都帮他买？”黄静慧摇了摇头。

“不行吗？”

“说实在的，看你与邱思宇的感情这么好，那你们到底有没有‘做过’啊？”她好奇的问道。

“做过？”詹至好歪着头问。

“你该不会连‘那个’都不知道吧？就是做爱啦！白痴。”黄静慧说得太大声了，以至于一旁的人全都将视线转向她们，她连忙将詹至好拉入一家咖啡厅里，“你看，你害我丢脸了。”

“我怎么知道你满脑子只想着那件事？真是色女一个。”詹至好笑骂。

“哪有？我是关心你耶……”

“是吗？我看不是这样。”她转而对服务生说：“我们要两杯咖啡。”

“好的。”服务生点点头。

“看你的样子，该不会是做了吧？”黄静慧眯着眼打量她。

“才没有哩！我和思宇之间是清白的。”她捶了下黄静慧的头。

“真的吗？唉……”黄静慧叹了一口气，“不会吧？我以为你们感情这么好，应该早就发生关系了才对啊……男人不都是最无法克制性冲动的吗？还是他根本不是个男人啊！”

“小姐，拜托你说小声一点啦！你不要面子，我可还要。”詹至好红着脸小声的说。

“是喔……我只是说出事实而已，难不成他真是个性无能啊？”

“你不要乱说啦！”

“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你回去问问他啦！你也哈他哈这么久了，如今‘近水楼台先得月’，不将他给吃了，怎么对得起自己啊？”

“你说的是什么话啊……”

“人话。”黄静慧想了下，“还是，他对你没感觉？若是这样的话，你真的要哭了。”

“别说了啦……”

“好、好，你不想听，那我就不说了。”突然，黄静慧认真了起来，“你知道吗？昨天在加护病房的你，曾经一度危急，经过医师抢救之后才没事的。”

听到黄静慧的话，她愣住了，“危急？真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她啜了口咖啡，“你想要一辈子待在别人的身体里吗？不顾在加护病房里的自己？”

“我没有办法……”她怎么知道该怎么做啊？而且，她私心里想留在邱思宇身旁。

“我也知道你很无奈，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帮你。”黄静慧拍了拍她的手，“我只是不晓得你要这样下去多久，毕竟这也不是办法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此时，一个看似无赖的男人朝她们走来。

“文倩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最近还好吗？”徐柏清的嘴角勾着一抹暧昧的笑容，走近了她。

他身上刺鼻的古龙水味，让詹至好有些难受，“请问这位先生……”

“什么这位先生的？你忘了吗？我是柏清啊！”他拉起詹至好的小手，就想在她的手上亲吻，但却被黄静慧给挥开了。

“喂，别用你的脏手碰我的朋友。”黄静慧吼道。

“小美人，你说那是什么话，我还用过我的‘脏手’摸遍她的身体咧……”

“龌龊下流的东西！”黄静慧嫌恶的骂道。

“怎么？文倩，这么久不见，你真的就忘了我啊？”

刹那间，詹至好终于明白眼前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了，她冷着脸开口，“这位先生，不管我们之前怎么样，但那全都过去了，请你不要再纠缠我。”

“呵！之前你不是还哭着求我不要走吗？怎么现在改了个样了？”这种调调，他喜欢。

“一切都过去了……”詹至好有些害怕的说。

“喂！丑男，你再也不离开的话，我就要叫非礼了！”黄静慧说话一向都是很毒，也不管咖啡厅里还有其他人，出口便叫他丑男。

“你——”徐柏清扬起了手。

“你想打我吗？打啊！你敢打的话，就等着被我告吧！”黄静慧接着对众人说：“各位，这里有个不要脸的男人……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脸皮厚成这样的……”

“臭女人，你给我记住！”徐柏清忿忿的说完之后便离开了。

“静慧，何必这么火爆嘛！至少给他一个台阶下呀，”她皱着小脸说道。

“哼，这种人不用给他留面子了，你看你就是这么个烂好人！才会被人欺负。”她训道。

“我才没有呢！”

“谢谢你送我回来。”詹至好对艾智禹说道。

“不客气。”艾智禹帮詹至好打开车门，“看你拿这么多的东西，我还以为你把百货公司给拆了。”

“才没有呢！”詹至好摇摇头，这些都是她帮邱思宇买的。

“我帮你提吧！”艾智禹提着大大小小的纸袋，就这么走进屋内，“老板，我很尽责的把你老婆给送回来了。”他大嚷着。

“买这么多东西？”邱思宇从沙发上起身，走向詹至好。

“其他的不关我的事，我先走了。”艾智禹向他俩挥了挥手之后便离去了。

“这些都是给你的。”詹至好对邱思宇露出了一个笑容，另外从纸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“这是给福嫂的。”她将盒子递给福嫂。

福嫂与奋的打开盒子，赫然发现是一条珍珠项链，“这……太太……我不能收下……”

“福嫂，你就当是先生给你的吧！”反正花的是他的钱。

“先生？”她将视线移向邱思宇。

“嗯，你就收下吧！”邱思宇微笑的点点头。

“谢谢！那这里留给你们小俩口，我先回去了。”福嫂高兴的朝他们挥手离去。

福嫂离开后，邱思宇搂着詹至好，“我要你为自己买一点东西，但你却没买？”

“但我帮你买了啊！你又没说不行这样。”她看起来很无辜。

“你不知道这样我会生气吗？”他捏了捏她的小鼻子。

“别生气嘛！你看看我为你买的……”她从袋子里拿出了一大堆衣服，“这些全是我帮你挑的，你去试穿看看好不好……”

“傻瓜，我不是在指责你，我只是在问你，为什么不买一些给自己？”

“因为我不缺东西啊……”她笑眯眯的说：“我只要有你就行了。”她拿着为他买的衣服，然后在他身前比着，“你觉得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”

“喜欢。”他笑着揉揉她的头。

“真好！”她开心的说。

“这样就高兴了？这么容易满足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我有了你，还有什么好不满足的？”她害羞的抱住他，小声的在他耳畔问道：“对了，你是不是有隐疾啊？”

邱思宇愣住了，没想到她竟然问他这个问题，“你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
“本来就是了，也难怪我会怀疑啊……”她躺在他的怀里，“静慧说男人都很容易冲动的，但是，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冲动耶！”她是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冲动啦！她只是凭感觉认为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问？”他狐疑的说。“你又不是我，怎么知道我没有？”他反问她。

“嘎？”听到他的话，她不禁呆住了。难道他的意思是，他也有冲动？“真的吗？”

“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隐瞒的，你也知道我喜欢你，不是吗？”他抚着她的脸说道。

“嗯。”他是那么说过没错。

“但是，你现在的身体不是你的！我希望拥抱的是你，而不是文倩。”

“就因为这样，所以你不抱我？”她十分讶异。

“是的，你知道我忍得多么辛苦吗？所以我才坚持一定要分房睡。”每晚那种胀痛的感觉，让他真是苦不堪言。

“若是我和庄文倩站在你面前，你会选谁？”她追问着。

“你。”他十分肯定的说。

詹至好感动得紧紧抱住邱思宇，“你让我有想哭的冲动。”她激动的泪水自眼眶中滑落，“我以前真的不是这么爱哭的一个人，但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就莫名其妙变得爱哭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安抚着她。

“如果我一辈子都是庄文倩呢？那我们怎么办？”她抬起梨花带雨的脸庞说道。

“无所谓，我爱的是你。”他在她的额上亲吻了下，温柔的说道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傻瓜，是我要谢谢你才对。谢谢你这么爱我，从来没有放弃过我。”

“嗯……”她点头，突然，头痛再一次的侵袭着她，“思宇……思宇……”她紧抓住他的衣服。

“怎么了？你的头又痛了吗？”该死的，他早该将她送去医院检查才对。“我带你去看医生。”他不容她抗拒，一把将她抱了起来，但电话却在这时响了起来。

“喂，我有急事，有什么话请赶快说。”看着她越来越苍白的脸庞，他的心紧紧的揪住了。

对方迟疑了下，“请问是邱先生吗？”

“我是。”

“我是詹埔松，至好状况危急，心跳一度停止了……目前医生正在为她急救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现在马上赶过去。”他握住了她冰凉的小手，挂断电话，“至好、至好……你要撑着点……”他发现她已经昏迷过去，而她的脸上满是痛苦的神情。

他拿起车钥匙，抱着她就这么冲了出去。

詹至好……詹至好……

一个声音呼唤着詹至好，詹至好发现自己处于黑暗中，唯一看得到的是前方的一道光亮。而在不远处，她可以明显的看到那日卖给她姻缘袋的老妇人。

“老婆婆……”詹至好唤道。

“很好，很高兴你还记得我！”老妇人对她露出了一个和蔼的笑容，“你的愿望实现了没？”

詹至好点点头，“实现了，但庄文倩……”

“她没事的，你们只是暂时的灵魂交错而已，她没事的。”

“这样我就放心了。”她总算松了一口气。

“你希望一辈子都这样吗？你们交换身体的时间到了，就算是爱情也要禁得起考验，不是吗？”

“老婆婆，你的意思是？”难道她要和庄文倩换回来了吗？

她的心情十分复杂，她多么希望能日日夜夜的守在邱思宇身旁，若是这么换回去的话……但是，她不能再这么自私下去了……

许多的情绪在她的脸上浮现，老妇人一看她的脸就知道她在想些什么。

“舍不得？”

“嗯……”她点点头，看着老妇人，“但我还是得换回我的身体，这副躯体原本就不属于我，而且我的愿望也达成了，就算他会忘了我，我也应该满足了。”

“嗯，我很高兴你能这么想。”

“嗯……”詹至好有些落寞的说。

“现在，你朝着这道光线往前走，就可以走入自己的躯体里，不过，你得记住不可以回头看。”老妇人交代着。

“老婆婆，我会记得的。”她点头，就这么依照老妇人的话，顺着光线往前走，越走，她的身体就越加沉重……

这时，医院里——

“医生，病人有意识了！病人似乎要睁开眼睛了！”护士看到躺在病床上的詹至好手指动了一下，于是连忙对医生说道。

“快急救……”连医生都感到十分不可思议，原本病人曾经一度休克，但却立刻又恢复心跳。

“好的……”

詹至好张开眼，看到的是熟悉的景象，看来她又回到医院里了。

她眨了眨眼眸，看着一旁的人，“妈……”

“至好，你终于醒来了！”詹母紧紧的抱着詹至好的身体，“你是至好吧？是至好吧？”她激动的问。

“妈……我是至好……”她虚弱的唤道，觉得浑身疼痛，“你们……真的对不起，给你们带来这么多麻烦。”

“你这个傻丫头，说这是什么话？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啊！”詹埔松欣慰的说道。

她的目光落在众人间，但却看不到邱思宇的脸孔，让她有些失落。

“怎么了？至好，你在找什么？”詹大维问道。

“没有……”她摇了摇头，她怎么能说她在找邱思宇呢？也许一切的事情会随着她的清醒而烟消云散吧？她在心里苦涩的想。

“你要不要再休息一下？”

“嗯，”詹至好虚弱的微笑，淡应了一声，“爸、妈、哥哥，你们都回去吧！这么守着我很累的。”

“ 好吧！既然你没事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 ” 詹大维说道。

“ 嗯，路上小心。 ”

在所有人离开后，她望向窗外，发现原本灰蒙蒙的天空慢慢的转晴，此时的天气就如同她的心情般，阴晴不定。

他还会记得她吗？

想着想着，她又想哭了。她清醒了啊！这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吗？怎么她又想哭了呢？记得他说过，要是有一天她与庄文倩站在他面前，他会选择的人是她啊！

有了这句话，她就很满足、很满足了。

她不敢去想他所说的是真还是假？只能将他的好一点一滴的留在心中。

她咬紧下唇，克制自己不要哭出声，不哭、不哭，她真的不能哭……

因为她告诉过自己，只要爱过就满足了……

另外，在医院的另一头——

“ 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我太太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？ ” 邱思宇无暇去顾及詹埔松的电话，整颗全都悬在詹至好身上。

“ 你太太没事啊！ ” 医生说：“ 她已经清醒了，你可以进去看她了。 ”

“ 真的吗？ ” 邱思宇这才露出了笑容，连忙走进病房里。

“ 思宇，你怎么来了？ ”

他的脚步在她的面前止住了。她的眼神变了，不再是那么的澄澈无伪。

“ 你…… ”

“ 思宇，我好想你！你真的愿意再来见我了…… ” 庄文倩坐起身，紧紧的抱住邱思宇。

“ 你是文倩吗？ ” 他的脸色冷了下来，瞬间整个身体像是结冻了一般，她是文倩，那至好呢？

谁告诉他，她去哪里了啊？

“ 当然啊！思宇，我不是文倩会是谁？ ” 庄文倩焦急的说道：“ 我记得那时我出了车祸……思宇，你会来看我，就代表你还关心着我，我知道之前是我错了，以后我不会再犯了，我会尽心尽力的当一名好妻子的。 ”

邱思宇摇了摇头，“ 不，我们不适合当夫妻。 ” 他要的是像詹至好那样温柔娴淑的妻子。

她的美丽确实是很令他心动，但是，他清楚的了解，她不适合他！

“ 什么？ ” 庄文倩惊慌的睁大了眼，美丽的脸上净是不可置信的神情。“ 怎么会这样？ ”

“ 我以为我们早就说清楚了，不是吗？ ” 他平静的说。

“ 难道你要和我离婚？我们之前是协议分居而已啊！让我们重新开始吧…… ” 她泪眼迷蒙道。

“ 不可能的。 ” 邱思宇冷着脸摇头，“ 我说过我有洁癖，你忘了吗？别想那么多了，你好好的休息吧！我先出去了。 ”

“ 思宇…… ” 任凭庄文倩怎么呼唤，邱思宇仍头也不回的走出病房。

“ 原来你在这里，我一直找不到你…… ” 黄静慧好不容易在医院的三楼找到邱思宇。

“ 你是……至好的朋友。 ” 他一眼就认出黄静慧了，他记得詹至好告诉过他，黄静慧是她的好朋友。

“ 是啊！你赶快跟我来。 ” 她刚才看到詹至好落寞的眼神，就知道她在想些什么了。

她心中牵挂的不就是邱思宇吗？

“ 怎么？ ” 他跟着她走。

“ 至好清醒了，你怎么没去看她？ ” 她无暇质问邱思宇，了心想要将他带到詹至好身旁。

“ 至好醒了…… ” 他激动了起来，“ 她真的醒了吗？ ”

“ 是的，她现在转到普通病房了，我们都看得出来她很想你。 ”

“ 我要见她！ ” 他多么渴望见到她本人啊！

“ 我现在就是要带你去见她啊…… ” 黄静慧对他露出一个笑容，“ 她在五楼，五一三号病房。 ”

“ 谢谢，让我单独去见她吧！ ” 说完，他向黄静慧道谢，迅速找到楼梯上了五楼。

在五一三病房的门板上，他看了詹至好的名字，他略微颤抖的伸出了手，轻敲了下门板。

“ 请进…… ”

传进他耳里的是个虚弱至极的声音，这就是她的声音吗？
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稚嫩，就像是个国中女生的声音。
他转动门把，放轻脚步，一步步的走进病房里，并且反手关上了门。
詹至好闭上了眼，“医生，请问我何时才可以出院？”她又回到从前了，虽然她真的很高兴，但身旁却少了他。
要是他在的话……她又想哭了。
她已习惯了依偎在他身旁的日子，没有他，她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？
她越想，心揪得越紧，她努力压抑心里涌出的那股狂潮，但她却仍然忘不了邱思宇啊……
“你怎么又哭了？”他忍不住为她拭去脸上的泪痕。
这个熟悉的声音……詹至好简直无法相信，她张开了眼，缓缓的转过头——
顿时，话语全部梗在喉头，她感觉到自己只要一开口，一定会克制不住的哭出声来。
“怎么不说话？我曾在心理想过！再见到你时会是什么情形，但绝对不是像现在这样傻傻的看着我。”他笑道。
“我……”她的泪水又落了下来，“真的是你！真的是你！我连想都不敢想。”她几乎都不敢奢望了，她真的以为他忘了她了。“不要看我现在的……样子……我现在……好丑……”她捂住了自己的脸，心中有强烈的自知之明，
若庄文倩是天鹅的话，那她就是一只平凡的丑小鸭。
邱思宇抽出面纸，怜惜的帮她擦去滂沱的泪水，“告诉我，你怎么这么爱哭……”
“我没哭，我告诉过自己不准哭的……呜呜……”
“哦？那你眼中流下的是什么？珍珠吗？”他笑着问道，直直的望着她。
“我以为你已经忘了我了……呜呜……”她孩子气的拉起棉被盖住自己的头，“别看我的脸，好丑……”
“小傻瓜！才一天而已，我怎么可能忘了你呢？”他仔细的看着詹至好，她虽然没有庄文倩的美貌，但她却有她独特的美。“更何况我说过，你和庄文倩拥有不同的美，而你的内在美才是我想要的。”
小小的脸蛋、略显平凡的五官，与他皮夹子里的照片的人是一样的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此时她的头发是散乱着的，而不是绑着两根辫子。
“呵！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就像你所说的那样——好丑……”
“你怎么这么说我？”她的泪水又冒出来了，感觉委屈极了，“你竟然说我丑？！”“这他还说过，若她与庄文倩站在他面前，他会选择她的。”
“你这样不丑吗？瘦成这个样子……”他将她小心的扶起，搂在怀中。
“庄文倩她……”
“她没事，她也清醒了。我打算过几天就和她签下离婚协议书，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吗？”
“我……真的可以吗？”她真的可以吗？上天有可能这么眷顾她吗？
嫁给他？她连想都不敢想啊！
“你不愿意吗？”邱思宇蹙眉说道，“也许我不能要求你一定要接受我，毕竟我是个结过婚的男人……至好，请你坦白的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，让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，这样就够了。”
“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”她怎么可能不愿意？这是她的梦想啊……而美梦就要成真了！错过的缘分真的可以重来一次吗？他们这两条平行线真的可以有交集吗？
要不是因为这件事，也许他一辈子都不会发现她啊……
“谢谢你愿意接受我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让你幸福的。”
“我现在就很幸福了。”她害羞的说。
“傻瓜。”邱思宇拍了拍她的手。
遇到她，真的是上天制造的一个奇迹，他衷心的感谢天。
詹至好勉强的举起虚弱的手，“很高兴和你再见面，我是你的职员，我叫詹至好。”
“你好，我是付你薪水的大老板，邱思宇。”他厚厚的大掌回握住她的。
“让我们重新认识彼此，希望我们往后相处愉快。”
“嗯，我对我们的未来有信心。”邱思宇说。
“我也是。”她轻轻的偎入他的胸膛，唇角绽出幸福的笑容。
爱过他，她此生足矣……

“我不答应离婚！”庄文倩美丽的脸庞上满是愤恨的表情。

原以为邱思宇会来找她，为的是要与她重修旧好，没想到他说出的话，却是她完全没想到的。

“我想我们都累了，何不让彼此拥有一个自由的空间？”知道她不会轻易答应离婚，邱思宇试图劝道。

“不，我不要！”她疯狂的摇着头，原本吹整得十分美丽的大波浪松发变得散乱，此时的她看起来与疯婆子没什么两样。

“我寻求你的同意只是给你一个台阶下，你应该知道的。”邱思宇仍旧是温文的说道，但态度却丝毫没有软化，“我们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步，我想我该负的责任应该比你还少才是。”由于詹至好舍不得福嫂，所以他将福嫂的工作地点转换到他所居住的大厦，因此这栋花园别墅里只剩下庄文倩一个人独住。

想起福嫂第一次到他的住处的情况，他就忍不住发自内心的笑了。

詹至好一点都没有顾及自己外表的转变，一见到福嫂就这么扑进她怀里，根本不像是“初次见面”的人该有的反应。

那时，他曾轻声的告诉她，福嫂被她吓到了，而她只是俏皮的吐了吐舌头，说她是兴奋过度了。

福嫂则是呆愣的站在原地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直到詹至好对福嫂说明了整件事情，她才习惯詹至好的热情。

“思宇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我可以改啊！就让一切的不愉快统统过去吧！”庄文倩想起自己现在狼狈的模样，连忙冷静下来，拨了拨自己的头发，再度放柔声调，“我都已经知道错了，难道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”她不死心的说。

“不可能的，我们之间不可能重新来过。”她背叛他是不争的事实，是她粉碎了他对她所有的期待，要他如何重新接纳她？

邱思宇今天特地抽空到这里来，打算彻底解决这件事，不希望他们再继续这么牵扯下去，更何况，以庄文倩骄傲的个性来看，拖越久，只会对他越不利。

“你真的这么狠心？”庄文倩恨恨的望着他。

面对她的指控，邱思宇的表情变得冷酷。

“文倩，若不是你的背叛，我岂会如此对你？”邱思宇冷冷的说道：“你今天一定要签下离婚协议书，如果你坚持不肯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为了詹至好，他甚至可以择手段。

他知道詹至好可以不求名、不求利的跟在他身旁，但是，他不希望她这样委屈自己。

他希望她受人尊重，挂着邱太太、邱夫人的名义，而不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地下夫人。

“我……”庄文倩辞穷了，慌张的看着邱思宇，“可是，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啊……”她企图为自己辩解。

“多说无益，签吧。”他摊开桌上的离婚协议书，将笔递给她。

“要是我不签呢？”她挑衅的说。

“你就等着你的丑闻上报吧。”邱思宇平静的说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阴狠与坚定。

“丑闻？”庄文倩全身颤抖着。

“是的，我非常不喜欢用这种手段，但我希望你不要逼我，别让我将你与徐柏清的事透露给记者知道，这对你没好处。”他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。

“所以，我今天一定得签了，是吗？”庄文倩阴狠的看着他。她都这么求他了，他竟然还对她这么狠心！？

庄文倩天生不服输的个性，让她不甘心就这么被抛弃。

“没错。”他仍坚持。

“哼！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你的！”她的目光犀利。

“你要是敢乱来的话，就别怪我不顾往日情分了。”他无所谓的说。

庄文倩不情愿的拿起笔，忿忿的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名，“这栋房子我也不要了，我们庄家多得是房子。”

“那你要什么？赡养费？”他挑眉问道。

“全部都不要！”她朝他吼道。

“那好吧！”邱思宇点了点头，“既然你不要，就请你搬出去。”他不带感情的说。

“等我把东西收拾好，我马上搬走！”

“你在想些什么？”看到詹至好一个人傻呼呼的坐在床上，邱思宇好奇的走到她的身旁问道。

在庄文倩搬走之后的隔几天，詹至好因为念旧，便要求邱思宇让她回到别墅住，而邱思宇原本要将所有的家具全部丢弃，请人来重新装潢这栋花园别墅，但她觉得这样太浪费了，于是他便作罢，只换掉主卧室的床。

“我只是在想，我太幸福了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……”她伸出手，搂住了邱思宇的腰。

“以后当然会像现在这样幸福。”他温柔的说道，手抚着她的长发。

“真的吗？”詹至好睁着大眼问他。

“当然，难道你不相信我的话？”

“当然不是……”她连忙摇摇头，“我当然相信你说的话。”接着重重的点头。

“所以，你就别想太多了，只管当个幸福的小女人就行了。”

“嗯……”她乖顺的回应。

看着她那张满足的小脸，邱思宇觉得心里暖洋洋的。自从詹至好出院至今，差不多也有一个月了，他们重新认识彼此、慢慢的互相熟悉，由原本的分房睡到如今的同床共枕。虽然是同房，但邱思宇只是亲亲她、抱抱她，从来没有逾越界线，和她有进一步的发展。

邱思宇很有耐心的等着她习惯他，他不希望自己吓着她了。

但此时，她搂着他的举动让他的下体开始亢奋起来，邱思宇倏地转过身，“你先睡吧！我到书房里去。”

他需要好好的冷却一下“温度”，他若是再待在这里的话，他一定会忍不住的要了她。

“你有公事要处理吗？”詹至好不解的问道。都已经十一点了，以往这个时候，他们差不多也上床就寝了。

“没有。”邱思宇摇头。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书房？”詹至好从床上起身，走到他身后抱住了他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他在忍耐、等着她适应的事，她何尝不知道？她真的很感谢他。

“再待下去，我怕我会克制不住……”邱思宇也只有苦笑的份。

“克制不住什么？”她将头靠在他的背上问。

“你知道的。”他尴尬的说。

“知道什么？”詹至好假装不懂的追问着。

“我怕我会克制不住的要了你。”邱思宇暗哑的说道。

听到他这么直接的说出口，詹至好的脸倏地红了起来，她垂下头，揪着他的衣服，“那……那思宇……你……想要吗？”她结结巴巴的问道。

“只要是正常的男人都想要，而我认为自己很正常。”他拐弯抹角的表示。

“你要……我可以给你……”她嗫嚅的说道。

她的声音虽小，但邱思宇却清楚的听见了！“咳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是先睡吧！”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说。“你不想要我吗？”她移到他身前，盯着邱思宇的脸问道。

“不是……”他支支吾吾的。

“那为什么……”詹至好已经问不出话来了。

“我不希望吓着你了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你的身体究竟复元了没……”他急切的拉着她的手，深怕她误会。

“我已经完全好了。”詹至好大胆的解开身上的睡袍，任睡袍落到地上，而她的手则是捂着自己的脸。

褪去睡袍，她身上几乎是赤裸的，仅剩一件薄薄的丝质底裤，若隐若现的遮住她的私处，其余的什么都没有了。

詹至好因为紧张而细细颤抖着，“还是你根本不要我？”

邱思宇的眼眸倏地变得深沉，他直盯着她白皙姣好的身材。

如牛乳一般雪白的肌肤，浑圆小巧的胸脯，而那上头的粉红正微微的凸起……

越往下看，他的下腹就越胀痛……她平坦的腹部、匀称的大腿，及那包裹着她的私密部位

的红色半透明底裤.....

“你在试图挑起我的欲火，你知道吗？”他的声音更加低沉了。

“我可以做得到吗？”

“该死的，你当然可以！”邱思宇间声说道，握紧了拳头，“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考虑。”之前，他用手和唇去爱抚她玲珑的身躯，但总是在最后一个关卡及时打住了。

若是她执意要这么挑逗他的话，那他绝对不会给她喊停的机会，而且他还会让她累得因为全身酸痛而无法下床。

“我不用考虑了，我愿意给你。”她羞怯的说。她愿意将自己的身和心全都献给他啊！

“真的？”他再一次确认。

“嗯.....”

邱思宇握住她捂着脸的双手，轻轻地将她的手拉下来，看着她的小脸，只见她的脸红得像苹果一样。

“那我就如你所愿.....”邱思宇露出一抹邪恶的笑容，“我不会让你有机会在中途喊停的。”

“嗯.....”她有些不知所措。

邱思宇低下头，覆上她的红唇，一手托住她的后脑勺，一手搂住她的细腰。

他的唇舌不停的在她的唇办上肆虐着，舌也强势的探入她的口中，汲取她口中的蜜津。

“嗯.....”詹至好羞涩的回应着他。

“至好.....”

爱的火焰慢慢在他们之间蔓延。

邱思宇第一次感到她是这么固执的女人，像他从刚才就已经和她沟通很久了，但还是没用，她仍执意要和他一起去公司。

她的理由很简单——她之前可以上班！为什么现在不能？

而他也明白表示，他不希望她太累，而且，他不以为她有那么多精力可以用在公事上。

“我要去！”詹至好嘟着嘴，对邱思宇间声说道。

邱思宇抚着她的长发，“你哪来这么多精力啊？”他昨天才与她激烈的欢爱过，他就像吸毒者一般，不停的汲取她的精力，就像永远要不够她一般。

他明白昨夜是她的第一次，他不应该这么对她，但是，他就是克制不住。

他的失控，全都是为了她！

“我——”看到他脸上戏谑的笑容，詹至好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，“你可不可以正经一点？”她轻拍了一下他的胸膛。

“会吗？我很认真啊！”他挑眉笑了，一手将她搂入怀里，另一手则是扣紧她的腰，给了她一个绵长的深吻。

“嗯.....不要这样，我在和你谈正事.....”詹至好的理智告诉她，她应该要推拒，但是，她还是克制不住的伸手搂住他的颈项。

“只要你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继续与我谈你所谓的正事，那我就听你的。”他使坏的说道。

“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.....”他好奸诈哟！她从来就没有想过他还有奸诈的一面，这是她不曾见过的。

“怎么？我以为我是个很明理的人。”他挑开她套装上的钮扣，然后探入其中，“天！我似乎怎么都要不够你。”他将她的内衣推高，看着她粉色的蓓蕾，手指夹住了它，不停的亵玩着。

“啊.....哼.....嗯.....我在和你谈事情.....”

“我知道，我在听。”他吻了她一下，“我说过，只要你在這個情況下還可以和我談事情，我就听你的。”“可.....可是你作弊.....”她开始发出娇喘。

“有吗？我不觉得。”他扶起她的腿，拉开了它，而她的窄裙也因为他的动作而往上滑，露出了鹅黄色的底裤。

“啊.....啊.....”她闭起双眼，口中发出了娇喘。

“你不是要和我谈吗？张开眼，看我怎么爱你.....”

“不.....”詹至好摇着头，昨天一整夜肉体的厮磨，几乎要让她全身的骨头都散掉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在她白皙的肩头上亲吻着，“你抬头看看穿衣镜中的自己，真的很迷人。”

“不要，这样好羞人……”她觉得此刻的自己好陌生。

“会吗？我觉得美极了。”

“啊……嗯……不要……思宇，不要……”

“说！你不要去公司。”他故意在此刻逼迫道！

“你好过分……”詹至好摇着头，“你……啊啊……嗯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我不觉得我哪里过分了……难道你不想要我吗？”

“不要……不要欺负我……啊……嗯……”她无助的说。

“你若不说，我就继续这样对你。”

“思宇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我要……”他竟然这么对她，真是太过分了！“啊——”

“快说，你到底要不要去公司？”他再次逼问。

“我……我要去……”她仍然非常坚持。

“你真的是——”邱思宇快要被她给气死了，她干嘛偏要与他作对？

“啊……”她喊出声。

“好，你要去也没关系，我就看你还有没有体力可以去公司上班。”

“啊……啊啊！嗯嗯……”她的玉峰微微的颤动着，她微眯着双眼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

天！她真是浪荡极了。

邱思宇换了一个姿势，让她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两人激情的模样。

邱思宇妥协了，他一言不发的坐在宾士车里，想到她还是执意要到公司去，这一点让他很不高兴，而惹他生气的詹至好则是偷偷的看着他。

其实，詹至好何尝不知道邱思宇是为了她坚持要上班的这件事在生气，但是，她觉得这是自己的权利，她要争取到底，不然，她以后每天都得待在家里，那真的会无聊死了。

而且，她从前就是个上班族啊！现在也只不过是和以前一样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，她真的不知道他在气什么？

詹至好从这一点发现，他其实是很孩子气的。

而且，他因为生气，从吃完早餐后，就没有再和她说过话，而她也挺识趣的打算自己搭车去上班，却在门回被他给堵住了。

他示意她坐上车，而她虽然自认为没有理亏，但是，在看到连一句话都不说，她也不敢开口，只是静静的坐在他旁边。

他真的是很孩子气的男人，她叹了一口气。

“总裁，公司到了。”当车子停在公司的大门口时，司机下了车帮邱思宇打开车门。

邱思宇下车后，詹至好仍然动也不动的坐在车子里。

看到这个情形，邱思宇扬了扬眉，勾勾手指头要她下车，但是，詹至好却摇头。

“你不是要来公司上班吗？现在已经到了，为什么还不下车？”他的声音里隐含了一丝怒气，显示他的气还没有消。

“我……嗯……”詹至好扭绞着自己的衣服，怯怯的看着他，“员工与老板一起上下班会落入话柄的。”

“有什么好落人话柄的？”他再度对她招了招手。

看见这种情形，司机真的是为难极了，“总裁……”

“你真的不下车？”邱思宇真的会让这个固执的小女人给气死！

“是的。”她点了点头，小心的用眼角偷瞄他。

邱思宇的眼睛眯了起来，转身就走。

“詹小姐，这个……”司机有些无所适从，他看看径自走进公司的邱思宇，再看看仍旧坐在车子里的詹至好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？

“司机先生，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啊？”詹至好说。

“詹小姐请说。”司机看到詹至好没有下车的意思，只好摸摸鼻子坐回车子里。

“麻烦你载我到前面的那个路口，我再自己下车走向公司。”这样应该够远了吧？

“可是，你这样不是很麻烦吗？”憨厚的司机不知道詹至好为何要这么做？

“没办法，我得避嫌，不能让公司的同事看到我和思宇一同上下班啊！”她请假请了这么

多天，同事根本就不知道她与邱思宇的关系，要是被他们撞见她坐在邱思宇的车子里的话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

所以，她也只有这个方法可行，免得让人看到会说闲话。

“这样啊……好吧！”司机开了车，依照詹至好的指示，在过了红绿灯之后，停下车。

“谢谢你，司机先生。”看到司机要帮她开车门，她连忙说道：“我自己下车就好了。”

“詹小姐，那你自己小心一点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看见后方没有来车，于是赶紧打开车门下车。

远远的，一辆红色的车子迎面驶了过来，在看到邱思宇的宾士车时！停了下来，并且按下车窗。

“老王，总裁呢？”庄文倩本来还在暗自庆幸自己能在这里遇到邱思宇，但是，在看到下车的人之后，脸色倏地大变。

“你为什么会从思宇的车子下来？”庄文倩质问詹至好。

她不认识詹至好，也不知道詹至好就是之前被她开车撞到的人，只是隐约知道能乘坐邱思宇的车子的女人，一定与他有非同寻常的关系。

见到庄文倩，詹至好也讶异极了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她。

对于庄文倩，她有些熟悉，也有些陌生，在与她灵魂交错的那段日子里，她灵魂所附上的就是她的躯体。

“庄小姐……”詹至好知道邱思宇与庄文倩早就离婚了！所以她并没有称庄文倩为邱太太或邱夫人。

“你——你最好给我小心一点！”难道邱思宇会离开她，全都是因为这个女人？该死的，她一定要让这个女人消失！庄文倩狠狠的瞪了詹至好一眼，然后用力的踩下油门，车子就这么疾驶而去。

“詹小姐，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总裁？”司机问道。

“不用了。”詹至好摇了摇头，根本不把庄文倩的话放在心上，而且，她也不想让邱思宇心烦。

“真的不用吗？”司机再次问道。

“没关系，要是必要的话，我会自己告诉他。”

“好吧！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先走了。”司机向她道别。

走了一会儿，詹至好差点受不了，昨夜的折腾加上今早邱思宇对她的肉体凌虐，让她的下体仍有些疼痛。

好不容易走到公司，她看了一下表，已经十点了。她走进电梯里头，此时姗姗来迟的艾智禹也跟着冲进电梯。

见到詹至好，艾智禹显得有些意外，因为，以邱思宇宠爱她的程度，怎么可能再让她来公司上班？

“你……詹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老板知道吗？”他踏入电梯之后，电梯门便合上。

“知道呀！”詹至好露出了笑容，“我是和他一起来的。”

“那老板呢？”那他们应该在一起才对啊！怎么可能只见到詹至好，而不见邱思宇？

“他先来公司了。”她老实说。

“他的意思？”不可能吧？！艾智禹在心里想着。

“不，是我的意思。”

“看来他真的是太宠你了，小心你被他吊起来狠狠的痛揍一顿。”艾智禹打趣道。

“思宇不会的。”詹至好上班的楼层到了，她向艾智禹挥了挥手，连忙走出电梯。

艾智禹在心中想，邱思宇一定是气坏了才会这样，既然如此，他最好不要去惹他，免得被当成出气筒。

他吹着口哨，在到达自己所按的楼层后，才懒懒的跨出电梯。

詹至好一走进往日的办公室里，就发现许多同事以异样的眼神看她，而人事主任则立刻拨了内线电话给她，要她直接上三十楼的总裁办公室，原因是她升职了，而且一连升了好几级，也难怪大家会对她投以暧昧的目光。

完了、完了，她真的完了。

她快速的用纸箱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可怜兮兮的上了楼，在邱思宇的私人秘书的陪同下，她来到了总裁办公室门口。

瞪着门上挂着的招牌，她气得快要喷火了。他竟然这么对她。

“詹小姐，要我陪你进去吗？”秘书亲切的问道。

“不用了，我自己进去就行了，真是谢谢你。”

她敲了敲门，门内传来他低沉的声音，“进来。”

詹至好开门走进办公室里，但是，她还没开口说话，邱思宇就已经示意她走到他的身旁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久才来？”他还在奇怪，他都已经到公司这么久了，而她却还没到？

他一把搂住她的腰，霸道的将她揽到身上，让她坐在他的大腿上。

“啊！”詹至好惊呼了声，没想到连在公司里他也这样，“放开啦！现在在公司……”等下要是被人撞见的话，这……她真的得挖个洞躲起来了。

“公司又怎么样？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。”他要知道她为什么那么晚才至。

“我请司机绕了一小段路，车子停到对面的红绿灯，自己用走的过来。”

“呵！没想到你还挺有精力的。”他惩罚性的轻咬着她的白皙的颈项。

“别这样……我怎么突然变成你的特别秘书？”她自认为能力不到那里，所以，他一定是故意的！

“我高兴让你当什么，你就得当什么，是你自己要来公司上班的，别忘了在这里我是你的老板。”他好心的提醒。

“这我当然知道了，但是，你不能公私不分啊！”她的小拳头轻捶了下他的胸膛说道。

“我公私不分？”他哪管什么公私分明的，他只要可以一直见到詹至好就行了。

“是啊！你没有公私不分吗？”詹至好嘟着嘴瞪着他。

“是又如何？”他挑眉问道。

“一个大公司老板不能这样的。”她忍不住发怒。

“不然呢？难不成你要教我如何成为一名老板吗？”他伸出舌头在她的耳后轻舔着，手则不安分的在她身上抚摸着。

“不要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被拒绝的邱思宇有些不悦，“不给我一个理由，你就完了。”

“我说了，这里是公司。”为什么她一再的强调，他还是不当一回事呢？

“我知道，但没有人敢擅自闯进我的办公室里。”这间偌大的办公室里，也只有他和她而已，没有其他人。

“你——”她一时语塞。

“如何？”他等着她接下来的话。

“色鬼。”她想不出其他的话，只能这么骂他了。

“啧啧……我活这么大还没被人这么骂过，很高兴你是第一个，不过，我相信应该也是最后一个。”说实在的，他根本就不在乎被她骂。

他的手仍是恣意的抚摸着她的身躯，他解开了她胸前的扣子，推高了内衣，让她坐在桧木办公椅上。

“思宇，不要……”詹至好红着脸摇头，“不要在这里……”一大片的落地窗，窗帘根本就没有拉起来，虽然说三十层楼都已经够高了，应该没有人见到他们在做什么，但是，她还是有些恐惧。

“为什么？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。”他的唇覆上了她的乳尖，开始辗转吸吮嚼咬着。

“我……啊……嗯……我……我……那里还有一点刺痛……”她含糊的说。

她的话让邱思宇的举动停了下来，“还痛吗？”他问着满脸通红的她。

“嗯。”詹至好低垂下头，“有一点。”

听到她的话，邱思宇笑了，“这就代表着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她不解的问道。

“做得不够多呀！多做几次就不痛了。”邱思宇故意说道。

“骗人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！”她轻捶他的肩头，“你不要说这种话嘛……”

“我说的是事实。”他说得理直气壮的。

“鬼才相信！”她挣扎着想起身，但却无能为力，只能狠狠的瞪着邱思宇。

“瞪我？”他原本以为她懦弱又胆小，看来他错了，她几乎都要爬到他的头顶上了。

“瞪你又怎么样？哼！”她不只瞪，还冷哼了一声。

“就这代表我得好好的处罚你了。”他将她抱往休息室里，再将她放到大床上。

“做什么……啊……”她都快要尖叫了，屁股一碰到床，她就想逃跑，但却被他抓住了。

“你的精力怎么这么旺盛啊？”

他既无奈又好笑。“我这全都是被你激的，是你挑起我的欲火的。”要不是她昨夜让他“胡作非为”，他现在也不会这个样子。

“我才没有……”詹至好努力逃到休息室的门口，却又被他给逮到了，“我也只昨晚答应而已。”

“哪有这回事的……你怎么这么会跑？”看她的腿短短的，跑得还挺快的嘛！

“对啊！不然还待在这里做什么？”詹至好说道。日也做、夜也做！她都快要累死了。

“也对，不过，为了避免做到一半被你给逃跑了，我决定将你绑起来。”他轻声说道，手探入了她的衣服内，抚摸着她的乳尖。

“什么？”詹至好不敢相信的看着邱思宇，没想到他竟然有这种癖好？“你——”

“放心，我很正常！”他含住了她的耳垂，“若你答应不跑，那我就不绑你。”他说的就像是恩赐一样，听得詹至好一肚子气。

“你怎么可以这样？”哼！她偏要跑，不然他能怎么样？

他再度将她抱回床上，“看来你是不会听话了。”他脱下身上的衬衫，用衬衫将她的手缠起来，再用皮带绑住，免得皮带勒伤了她的肌肤。

“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霸道啊……”她红着脸，看着赤裸着上半身的邱思宇。

他裸露着精壮的小麦色胸膛，嘴角勾着一抹笑，“看来你挺满意你所看到的。”

他解开了裤头，置于她的双腿间。

“对不起了。”他的男性直接对着她的女性柔美地带，一个用力的挺进，进入了她体内……

她也不由自主的搂上了邱思宇的颈项。

他不停的在她身上驰骋着，直到两人共同达到高潮的顶端。

詹至好累极了，全身赤裸的趴在邱思宇身上，知道要是任他再这样下去，她的骨头一定会散掉，但是，她就是不甘心啊！他竟然卑鄙的答应让她上班，然后在公司里与她做这种事，让她根本就没有机会做事。

“你是故意的？”她指着她质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他握住了她伸出的食指，轻咬了一下。

“这样是很恶劣的行为，你……你怎么可以因为不让我上班而做出这种事？”

“做都做了，难不成还要我赔你吗？”他调侃的说道，手指在她雪白的肌肤上滑动着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詹至好说不过他，只能气恼的瞪着他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亲吻她的鼻尖。

“我和你拚了！”

傍晚，邱思宇不顾公司职员异样的眼光，坚持搂着詹至好走出公司，在坐上车回到家中时，他看着詹至好连忙走入厨房里，将福嫂请到客厅，自己则强占了福嫂的工作。

“别忙了，我有事情要和你说。”邱思宇对詹至好说。

“等我做完饭再说。”为心爱的人下厨，詹至好觉得那是一种幸福。

“让福嫂做就行了。”

“不，我坚持要自己做。”她口中哼着歌，手中拿着锅铲，在厨房里忙碌着。

“好吧！随你。”

而在两人吃完饭、上楼洗澡之后，邱思宇才找到时间与詹至好说话。

“思宇，你要和我谈什么啊？”她的头上包着浴巾、身上穿着浴袍，从浴室里走了出来。

邱思宇拿起一旁的吹风机，示意她坐到床上，开始帮她吹头发。“和我生活了这么久，你有什么感觉？”他问。

“很好啊……很甜蜜。”她笑着说道，虽然他偶尔会很霸道。

“除此之外呢？”他拨着她的头发问道。

“很幸福啊……”詹至好不懂他到底想问什么，“思宇，你到底想问什么？”

“嫁给我好吗？”他说出口。

听到他的话，她顿了一下，转过头看着他，“你是说真的吗？”她的内心十分激动。

“是的，你知道我从来不喜欢开玩笑，而且，我也不拿这种事开玩笑。”

“我……”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不要吗？”他将詹至好小小的身子搂在怀里。

“不、不……我要嫁给你！”她大声的说道，回抱着邱思宇。

“谢谢，认识你真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。”见她满心欢喜的要嫁给他，他的心情好极了。

“我也是。”

至好和黄静慧约在咖啡厅里。

“你们要结婚了？”黄静慧不可思议的问道。

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要结婚了，她还在想詹至好将她约出来做什么呢！原来是要当面告诉她这件事。

“也好啦！反正你们两个情投意合，这样的结局不是很好吗？”她笑咪咪的说道，因为好友终于得到幸福而感到高兴。

“嗯……”詹至好害羞的低下头，“思宇昨天向我求婚的。”

“所以，你今天就迫不及待的想告诉我吗？”黄静慧糗她。

“嗯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，我要第一个告诉你。”

突然，黄静慧瞪着詹至好平坦的小腹，“你该不会‘有了’吧？”

“才没有咧！”詹至好红着脸说道。

“好、好……有没有都没关系，这有什么差别呢？”黄静慧牵着詹至好的手，“怎么，这次又要让我狠狠的帮你花钱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才不是呢！我今天约你出来，其实还有另一个目的。”詹至好说。

“什么目的？”黄静慧好奇的问。

“请你用专业的眼光帮我挑几件适合我的衣服及婚纱吧！”她恳求道。

“专业的眼光？”黄静慧扬了扬眉，“我是模特儿，不是造型师。”她说道。

“这我当然知道啊！不过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”她笑咪咪的说道。

“好吧！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帮你挑几件名牌服饰，让你老公付帐好了！不过，他怎么没有跟来？”

“他在公司上班。原本他打算抽空陪我逛街，但我告诉他我和你约了。”詹至好解释道。

“哦！好吧！那我们现在就去买衣服。”

她们所在的咖啡厅对面就是百货公司，两人越过马路，走进百货公司，边逛边聊着。

“静慧，我今天去你那里住好不好？”詹至好请求着。

“为什么？你不想你老公了吗？”黄静慧用眼角看着詹至好。

“不是啦！因为我若是嫁人了，就很少有机会可以和你在一起了，不是吗？”詹至好有些不舍的说。

“也对，你的话真是让人感动死了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为了我。”黄静慧装模作样的搂着詹至好说道。

“是啊！很感动吧？”詹至好拿出手机，“我先打电话告诉思宇。”

“说不定他会反对喔，”黄静慧笑道。

“才不会。”詹至好信心十足的说道，此时，电话接通了，“喂……思宇，是我……”

“逛完了吗？我叫老王去接你。”邱思宇温柔的问：“玩得开心吗？”

“我们才正要开始逛街呢！对了，我今晚要去静慧那里住，我们两个要好好的聚一聚，不然以后都没机会了。”詹至好向他报备。

“嗯，我原本要反对的，但是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向我抗议，所以只好答应！你好好的玩吧！明天我再去找你。”邱思宇体贴的说。

“嗯，就这样！拜拜。”

“怎么样？搞定了没？”黄静慧问道，见詹至好点点头，不敢相信她竟然三言两语的就让邱思宇答应，“真没想到这样就行了。”

“喂，你是不想让我去你那里住吗？不然怎么这么多意见？”詹至好抗议道。

“我哪敢啊！”

“啊——”詹至好尖叫了一声，而黄静慧则在听到她的尖叫后，连忙从她的房间冲到另一间房间里，就看到她整个人呆呆的坐在地上。

“怎么了？你怎么一大早就鬼叫鬼叫的？”黄静慧不解的问道：“有椅子不坐，干嘛坐在地上啊？”真是的，她可能是因为快要结婚了，所以兴奋得神志不清吧？黄静慧在心里想着。

“我……”詹至好已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黄静慧察觉到不对劲，想将詹至好从地板上扶起来。

“我的脚好像站不起来了……”詹至好看着自己的腿，缓缓的说道。

“怎么可能？至好，你别闹了！”她轻拍着她的腿，却发现她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“真的……我真的站不起来啊！”她害怕的捶打着自己的双腿，“怎么会这样？不应该是这样啊……”她越捶越用力，心里也越来越着急，泪水不停的由她的眼眶落下。

“至好，冷静一点！”看到她的样子，黄静慧终于相信她所说的是真的了。“别哭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检查。”她拿起话筒想拨电话给邱思宇，却被詹至好阻止了。

“别打电话给他，等我们做完检查之后再打给他好吗？”她好害怕，怕自己一辈子就是这样了。

“至好，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啊？算了，我先送你去医院。”

“静慧，我是不是太幸福了，所以神才要惩罚我？”詹至好全身微微的发抖，不停的哭泣着。

“你别胡思乱想。”黄静慧斥责她。

好不容易，黄静慧将詹至好送到医院里，在做过许多精密的检查之后，报告全部指出詹至好的双腿是正常的，至于为什么会突然失去知觉，医生也不懂。

听到医生的回答，詹至好只是沉默着，像是认命的接受了这个事实一般。

回到黄静慧的住处，詹至好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只是拿起话筒拨电话给邱思宇。

电话一拨通，詹至好忍住不哭出声，说道：“思宇，我决定不嫁给你了。”随即不等邱思宇的反应，她便挂断电话，趴在床上痛哭着。

他是这么的好，她不想让他一辈子痛苦啊……

她已无法再奢求什么了，拥有与他相处过的那一段时间就够了。

真的……够了！

邱思宇在接到詹至好的电话后，连忙赶到黄静慧的住处，却不见詹至好的身影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他疯狂的四处寻找她，可依然没有她的消息！心力交瘁之下，使得他整个人都变了！变得颓废至极，而且脾气也坏透了。

他实在不懂事情怎么会演变成这样？酒一杯一杯的下肚，他摇晃着手中的玻璃杯，眼神涣散的望着它，“难不成你的深情、你的爱全都是假的？”他痛苦的喃喃自语着。

过往与詹至好相处的情形，一一浮现脑海，“难道你是玩我的？想藉此证明你比庄文倩更高竿？”他自嘲着。

邱思宇已经连续两个礼拜没到公司了，而邱父一接到公司的电话，连忙赶来找他，才发现他醉倒在客厅里，而客厅里满是空酒瓶。

因此，邱父将公司交由邱思宇的大哥接管，引起企业界一阵议论。而邱思宇则是越来越消沉，连他的好友艾智禹都快要看不下去了。

叮咚、叮咚，门铃声响起，邱思宇从沙发上缓缓的起身，然后跌跌撞撞的走去开门，“你来……做什么……”

“我接到至好的好朋友的电话了。”对方是在看到报章杂志上的报导打电话给艾智禹的。

“至好！詹至好……”他没有什么反应，“别和我说那个女人，我不要听！”他任性的说。

“老板，你振作一点，至好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。”艾智禹劝道。

“既然不想嫁给我，就别玩我！”还在他面前装出那副深情款款的模样。

“不是的，你误会她了。”

“不是？哈哈哈……”他跌坐在沙发上，“不是吗？你别再替她说话了……她的事我全都

不想听……要说她……的事，你就……给我滚！”

“听我说完再生气吧！不过，你要冷静一点。”艾智禹说。

“冷静……我很冷静了，我不会再让那个女人干扰我的……”邱思宇生气的吼着。

艾智禹叹了一口气，缓缓的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至好瘫痪了。”

听到艾智禹的话，邱思宇身上微微的发凉，醉意全都消失了。

他……他刚才说什么？他说至好瘫痪了是吗？他是不是说这种话？

“你……你别与那个女人一起来骗我……我不是笨蛋……”他用力的摇摇头，怎么也不肯相信詹至好瘫痪了。

“真的。”艾智禹看着邱思宇，认真的说道，将手中的牛皮纸袋递给他，“原本至好要求黄小姐别告诉你这件事的，但是，自从你的事上报之后，她每天以泪洗面，而黄小姐才会忍不住想要告诉你这件事，但却始终找不到你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这怎么可能？

“真的！”艾智禹点点头，“我偷偷去看过她，她整个人都瘫了，只能坐在轮椅上头……这就是当时我拍到的照片。”他将牛皮纸袋递给邱思宇，“黄小姐还告诉我，詹至好一天到晚拿着和你的合照坐在轮椅上哭泣，如果你还是要这么委靡下去也随你，我只是来告诉你这件事而已。”

邱思宇颤抖的接过牛皮纸袋，“怎么会这样？她那时不是还好好的吗？”

“连医生都查不出原因，因为她是在隔日一大早起床，下半身就瘫痪了。”艾智禹缓缓的说，“我想，她都会灵魂出窍附身在庄文倩身上了，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
邱思宇打开牛皮纸袋！拿出里头的照片，果然每一张都是詹至好坐在轮椅上的照片，其中还有一张是她拿着东西低头在哭泣。

“她现在……”她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他，而他竟然还在怪罪她，他此时觉得自己真的很恶劣。

“黄小姐带着她搬到一栋公寓的一楼，这样可以方便她行动，而所有的开销全都是由黄小姐负担……”

心结解开了，他现在好想见到詹至好，在她最无助的时候扶她一把，就如同过去她温暖了他的心扉一般。

“帮我找到黄静慧，我要和她谈谈。”

“好！不过，你也别再这样下去了，否则我想黄小姐连谈都不想和你谈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邱思宇点点头。

“静慧，为什么我们要搬到这里来？”詹至好坐在轮椅上，徐徐前进着，不解的看着眼前这幢花园别墅。

“我觉得这里对你而言比较好。”黄静慧笑着说道：“因为我最近接了几场走秀，所以可能没办法每天来照顾你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会照顾自己的，静慧，你不用担心我。”詹至好觉得过意不去，因为在这大半年里，她吃的、住的、用的！全都是黄静慧张罗的，她已经欠她太多了。

“不，我还是觉得不妥，所以，我帮你请了个看护。”其实看护是邱思宇请的。

从她联络上艾智禹的隔几天，她就接到了邱思宇的电话，邱思宇问了她很多有关于詹至好的事情，而她也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他了。

邱思宇在与她商量之后，出钱租了这幢小别墅，同时请了看护，打算由他接手来照顾詹至好，而她也善解人意的同意了。

“这样太浪费钱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的。”她只差不会走路而已，其他的都可以自己来。

“你是说我鸡婆了？”黄静慧不悦的说道。

“不……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詹至好低下头说。

“不是就好了，反正你只要听我的话，好好的静养就行了，说不定有一天你的双腿又重新恢复行走能力了。”她不停的鼓励她。

“可能吗？”詹至好苦笑，已经对自己的双腿不抱任何的希望了。

“当然！别忘了你最心爱的人，看着他的照片一直哭是没有用的。”

“嗯……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试试看的。”詹至好说道。

“ 这样就好，别忘了还有很多人在关心你。 ”

“ 我知道。 ” 詹至好点点头。

透过电视，邱思宇将詹至好的一举一动全都收入眼底。

当初他要租下这幢花园别墅给詹至好住时，曾经遭到黄静慧的拒绝，但是，他表明了自己想照顾詹至好的心意，而黄静慧就再也没有意见了。这幢别墅原本铺的是大理石磁砖，为了避免詹至好跌倒受伤，所以，全都加铺了一层柔软的地毯，并在客厅、卧室及花园中藏了针孔摄影机。

看着萤幕里的詹至好坐在轮椅上，拒绝看护的帮助，独力撑着轮椅的手把想站起来，但是，却始终无法站起，就这样狠狠的跌坐在地上，邱思宇的心狠狠的揪疼了起来。

詹至好坐了起来，试着再度站起，结果还是像之前一样。

够了，他不要她这么辛苦，真的是够了。

她若不能行走，他愿意一辈子当她的双腿，抱着她到处走，他不要她这么无助的一个人努力着。

他握紧了拳头，看到看护将她扶到轮椅上之后，与她说了几句话便离去，而詹至好则是推着轮椅，来出屋外。

花园里种植着许多玫瑰花，而那全都是邱思宇要人事先种下的。

看到她将轮椅推到玫瑰花圃附近，再次试着要站起身，但却又跌倒了。

由于她离镜头真的是太远了，所以，邱思宇根本看不清楚，只是隐约的看到她的头部似乎撞到草地上。

该死的！那个不要命的看护去哪里了？他在心里忿忿的咒骂着，看到她白皙的额头有些殷红的液体，而她身上所穿着的T恤则沾染了一些泥巴。

邱思宇至此再也无法忍耐了，他拿起车钥匙，然后便冲出门。

二十分钟的车程，他在十五分钟内便到达了，他将车子停到一旁，走下车，看到詹至好仍努力的要从地上爬起来。

看护呢？可恶！他花了大把的钞票请她，她竟然敢跷班？

他一把打开雕花大门，修长的双腿跨了进去。

“ 对不起，我又跌倒了，真的是太笨了！ ” 詹至好听到脚步声，以为是看护回来了，于是抱歉的说道。

“ 你不用和我说对不起，而且我也不想听。 ” 邱思宇用着暗哑低沉的嗓音说道。她的样子让看得他心好疼。

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，詹至好的眼眶倏地温热了。

那是她魂牵梦萦的声音啊！

她咬紧了下唇，缓缓的转过头，看着站在她身后的邱思宇，所有的话全都梗在喉头，她根本说不出任何话。

“ 你是个背叛者，欺骗了我！ ” 邱思宇弯下身，轻易的将她抱回轮椅上，他将所有的激动藏在心中，脸上根本看不出任何情绪。

“ 你.....你知道了？ ” 她不停的颤抖着，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。

“ 我知道，而且，我想狠狠的揍你一顿。 ” 他推着轮椅进入屋内。

“ 我！ ” 她哽咽的哭泣着，“ 不要看我.....我的样子..... ” 她希望让他看见她最美好的样子，而不是现在这样啊！

“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？难道你没有想过我的心情吗？ ” 邱思宇低吼着。

“ 别理我，求求你让我一个人..... ” 詹至好不停的哭泣着，将头埋入了手掌里。

“ 记得我们说过要互相扶持到老的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 ” 他有些生气的说。

“ 我.....我这样会变成你的负担啊！我不想你以后恨我.....而且.....你可以拥有更好的女人。 ” 詹至好难过的说。

“ 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哪种女人，而你就是我选中的那一个，也是唯一的一个。 ” 他坚定的说。

“不——”詹至好摇摇头。

“你信不信，你再这么退缩下去，我真的会狠狠的揍你一顿？”他的声音中透露着怒气。

听到他的话，她抬起布满泪痕的小脸看着他。

“难道我在你心中是个以貌取人的男人吗？还是，我根本不值得你信任？你告诉我啊！当着我的面告诉我，我在你的心目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男人？！”他紧握住她的双臂，激动地说道。

“思宇，不是这样的……你很好……”

“但是，我感觉到的却不是这样！或许你觉得我配不上你……”他故意说道。

“不是，是我配不上你啊……”

“只因为你那双腿吗？你真的以为我会在乎你不能走路吗？”他瞪着她，粗声粗气地说。

“是我不在乎自己的腿！”她忍不住内心的哀痛，吼出声。

“好，你在乎是不是？”邱思宇点点头，“那我也砍掉自己的双腿，让我和你一样，这样你是不是就不会在乎了？”

詹至好恐惧的看着他，“不要，你不要……我求你啊……”她说得越来越急。

泪水无法控制的落下，她看着他转身想走进厨房。

她推着轮椅，企图去阻止他，但是，她终究比不上他的速度。

“不要……”她大喊。

她一个不小心，使轮椅撞到了桌角，整个人往地上跌去，“啊——”

邱思宇闻声停下脚步，连忙折回来走近詹至好，蹲下身抱住她。“你还在意你的腿吗？”

“不……我不在意了，求求你不要伤害自己，求求你……”她紧抱住他，不愿他去做伤害自己的事。

“那你愿意不管以后如何，都遵守你的诺言吗？”

“我愿意……”只要他不伤害自己，要她做什么她都答应。

在这里住不到半个月，她又回到了与邱思宇当初所住的别墅，而站在门口迎接她的正是福嫂。

“福嫂……”詹至好微笑的向她打招呼。

“太太，你真是让我担心死了。”福嫂心疼的搂了搂她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她低下头，歉意的说道。

“至好，你种的波斯菊已经全都开花了，你看……”邱思宇说。

小小的庭院里，变成了黄澄澄的一片花海。

“好美。”她兴奋的说道，转头看着推轮椅的邱思宇，“好美，对不对？”她问道。

“嗯，的确很美。”邱思宇温柔的说道：“先进去休息吧！别太累了。”

“好。”她满足的点点头。

？

圣诞节的脚步近了，而詹至好终于可以和心爱的男人一同度过这个令人雀跃的节日了，不过，她心中还是有些遗憾……

搬回别墅里的两个礼拜，邱思宇每天下班后都会推着詹至好在庭院里绕一绕，也会搀扶着她，让她慢慢的走。晚上，回到房里，他则将她抱上床，耐心的帮她按摩双腿！将她照顾得无微不至的。

最近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詹至好打算织一条围巾！在圣诞节当天送给邱思宇，所以，只要邱思宇早上一出门上班，她就开始努力的织围巾。

今天，她一如往常的坐在轮椅上，手中不停织着围巾。

墙上的钟响了，已经是下午五点了，而这个时候正好是邱思宇下班的时间。

“吕小姐，你先回去吧！”詹至好微笑的对看护说道。

“不行，等一下被邱先知道了，他会不高兴的。”上次她失职，邱思宇原本要请她走路的，最后在詹至好的求情下，他才勉强让她留下来。

“不会的，我会和思宇说是我让你先走的。”詹至好看着一旁的福嫂，“福嫂可以当证人。”

“对啊！我全都听到了。”福嫂笑眯眯的说道。

“那……”看护又看了詹至好一眼，“我先回去了。”

“好，回家路上小心。”

看护离去之后，福嫂走入厨房准备晚餐，而詹至好则继续打着围巾。

就在此时，她听到了门铃声，“福嫂，我去开门就行了。”她朝厨房里的福嫂说道。

“太太，还是我去开吧！”福嫂连忙从厨房里走出来。

“不用了，我去开就行了。”詹至好执意要去开门，双手推着轮椅的轮轴，到了屋外，看到雕花大门外站着一名老妇人。

咦？这老妇人有点眼熟……她似乎在哪里见过她？

老妇人看到詹至好的样子，就知道詹至好可能忘记她了，于是她露出一抹和蔼可亲的笑容，“孩子，你忘了我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老婆婆，真的很抱歉……”她只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她，但却怎么也记不起来。

“没关系，我可以进去吗？”老妇人问道。

“可以，我帮你开门……”她还没开门，老妇人已穿过雕花大门，站在她面前了。她不禁愣住了，“老婆婆你……”

不知为何，詹至好看到这个情况并不觉得恐惧。

“孩子，你忘了去年的圣诞节，以一块钱卖姻缘袋给你的老太婆了吗？”老妇人提醒她。

听到老妇人这么一说，詹至好这才记起来，“我记得了！是你卖给我姻缘袋的。”也就是那只神奇的姻缘袋，让她得以接近邱思宇。

“你的愿望达成了吗？”老妇人笑问。

“达成了！”詹至好露出了一抹笑容，“真是谢谢你。”

“那就算你的腿一辈子都是这样，你也可以接受吗？”老妇人继续问道。

“我希望我可以像以前那样来去自如，但是，若这是爱思宇的代价，那我甘之如饴。”詹至好虽然对于自己的不良于行感到有些遗憾，但却对目前的生活感到很满足。

“你可以接受你一辈子都是如此吗？”老妇人再问。

“可以。”詹至好点点头。

“嗯，我可以让你的双腿恢复行动，但是，你必须离开邱思宇，你愿意接受吗？”

听到老妇人的话，她愣了一下，认真的看着老妇人，“谢谢你……若是要我离开思宇，我情愿一辈子这样待在他身旁，除非他开口要我走，不然我是不会离开的。”她坚定的说。

“所以，你的意思是要选择放弃双腿？”

“嗯。”詹至好点点头，“自从我和思宇在一起后，我就觉得自己很幸福，我知道这会招天嫉，得付出代价的。”

“所以，你还是选择了他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孩子，真爱是得禁得起试炼的。”老妇人点点头，“若是我再给你一个愿望呢？你想要什么？”老妇人好奇的问道。

“我希望可以一辈子和思宇在一起。”她连想都没想便说。

“嗯，我答应你的要求。”老妇人的笑容看起来很诡异，“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看到遗憾。”她用手拍了拍她的双腿，“你等一下泡个热水澡就行了。”

“老婆婆，什么意思，我不懂？”她不解的问道。

“你不用懂，只要照着我的话去做就行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詹至好想了一会儿，“虽然我不知道你的话中有什么含义，不过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走进思宇的生命。”

“这只是我应该做的。”老妇人看着她，慢慢的说：“我说过，我每年都会卖姻缘袋，而且只卖一个而已，帮人结成好姻缘。其实我们也是有缘，才会让你买到姻缘袋。”

“那今年……”詹至好好奇的问。

“是啊！过几天我又得去摆摊子卖姻缘袋了，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人像去年的你一样，可以找到那条小巷子，用一块钱来买我的姻缘袋。”老妇人笑说。

“老婆婆，那我们以后不就不会再见面了？”詹至好问道，并发自内心的感激她。

“嗯。”

“老婆婆，那你要多保重。”

“我知道的，好孩子，别忘了照我的话去做，我得走了。”老妇人向詹至好挥了挥手，然后转身穿过雕花大门，之后便消失了。

詹至好回到了屋内，请福嫂帮她扶到二楼的房间后，依照老妇人的指示放了热水，打算泡脚。

由于之前詹至好坚持要自己洗澡，所以邱思宇在浴室里装了一个铃，只要她洗完澡，就按一下铃，邱思宇便会将她抱出浴室。

泡了十几分钟的热水澡，原本她习惯性的要去按铃，但却突然想起老妇人语带玄机的话，于是便试着慢慢的站起身。

詹至好的两腿不再虚弱无力，就像个正常人一样稳稳的站起！只是两腿还有些麻麻的。

她兴奋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她真的很感激老妇人，知道这一切全都是老妇人帮她的。

她穿上衣服走出浴室，再度坐上轮椅，就像先前一样……

尾声

四天后，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临了。

之前，邱思宇便要人在客厅里放一株小圣诞树，并且在花园里的每株树上挂满彩色的灯泡，一闪一闪的各色灯泡在夜晚里看起来格外的耀眼。

福嫂在准备好耶诞大餐之后，便回去与家人共聚了，此时，整个偌大的别墅里就只有詹至好与邱思宇而已。

用过餐后，邱思宇推着詹至好来到圣诞树前。

“思宇，如果你得到一个愿望的话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”詹至好将吊在树上的礼物递给邱思宇，“这是我送你的，圣诞快乐。”

“我希望你的腿可以好起来。”邱思宇毫不考虑的说。

“如果我真的好了呢？”她很坏心的隐瞒了这件事，想再享受享受让他抱着上、下楼，和让他替她按摩的舒适。

“我愿意用所有的一切去换回你的双腿。”他衷心的说。

“那我可以如你所愿哟！”她下了轮椅，在他面前行走。

“你——”邱思宇惊愕得说不出话来，“你的双腿什么时候好的？”在震惊过后，他欣喜的问道。

“你先说你不会骂我，我才要告诉你。”她一双眼骨碌碌的转着，她骗了他！他一定会狠狠的修理她的。

“好，你说。”他将手环在胸前说道。

“四天前。”她看起来无辜极了。

果然，邱思宇的脸色有些难看，四天前她的双腿就好了，而他竟然不知道？

这个该死的小女人，竟然这么大胆的欺骗他，“你骗了我四天？”他闷声说道。

“对啊……你生气了啊？你说你不生气的。”她揪着他的衣服问道。

“好，那我要你陪我一整晚，补偿我精神上所受的伤害。”他突然贼贼的说道。

他的话让她的双颊红了起来，“讨厌啦……”她轻拍了拍他的胸膛。

他看了下手腕上的表，“我给你的圣诞节礼物快到了。”

“礼物？”她兴奋的问道：“你也有准备我的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他说。

果然，没多久门铃响起，邱思宇按下大门的开关，让送礼物的人直接走进屋内。

“请问是詹小姐吗？请签收。”小伙子左手拿着一大袋东西，右手则拿了纸笔让詹至好签名。

詹至好看了邱思宇一眼，拿起笔在纸上签名，而对方也将礼物交给了她，然后离去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她不解的问道。

“拆开就知道了呀！”邱思宇神秘的说道。

“我们上楼再拆好吗？”

“嗯，随便你，你只要记得拆就好了。”邱思宇笑道，抱着她走上楼。

来到属于他们的房间里，他将她放在大床上，将这半年来的忍耐全都一次要足了，而她也因为承受不住他的激情，数度几乎昏厥过去。

她无力的趴在他的身上喘息，突然想到了他送的礼物，于是伸手拿了过来。

“再陪我玩一次。”邱思宇粗喘着气要求道。

“不要，我要拆我的圣诞礼物。”她坐起身，小心的拆开它。

而邱思宇看到这个情形则是叹了一口气，跟着坐起身，看着她拆开礼物。

当包装纸一拆开，一件雪白的婚纱在她面前呈现出来。

“这是……”她的眼眶一阵温热，觉得自己又要哭了。

“去年我帮你挑的。”他亲吻了她一下，“要不要去试穿看看？也许我可以在你穿着婚纱时再要你一次。”他坏坏的说。

“讨厌。”她抱紧了他，“我爱你，也谢谢你这么爱我……”

“小傻瓜，我也是！”

—本书完—